

## 頭角「爭茸」—— 1950-1990年代臺灣的養鹿業與 鹿茸消費

曾齡儀\*

本文探討臺灣鹿茸之生產如何改變其消費屬性與消費方式。荷蘭時期大量獵鹿，鹿的消費不在食補，而以外銷鹿皮至日本為主。清代漢人移墾改變臺灣鹿隻貿易，鹿脯、鹿茸與鹿鞭銷往中國，此與傳統中國醫藥視「鹿」為補陽聖品之觀念有關，尤以鹿茸為最。清末以降，綠島與小琉球已有「梅花鹿」養殖且與中國進行貿易。不論清領或日治時期，鹿茸仍屬奢侈性消費品。戰後臺灣鹿茸需求依舊存在，鹿茸商品主要由養鹿業者、公賣局與中藥房供售。戰後養鹿技術漸趨成熟，經營方式趨向專業化，「水鹿」逐漸取代梅花鹿成為主流。養鹿業者以新鮮鹿茸製成「生茸酒」，量少質佳，價格昂貴，多採「自產自銷」方式。另一方面，代表國家力量的公賣局以「量產」策略取勝，進口廉價鹿茸製成「參茸酒」，逐漸改變日治以降鹿茸價昂的消費型態。同時，鹿茸炮製方式的改變也影響性別消費，鹿茸商品從戰後初期的男女老少皆宜(鹿茸丸)，轉變為以男性為主要訴求對象(鹿茸酒)，且因價格降低而成為大眾化消費商品。

關鍵詞：鹿茸、中藥、補品、水鹿、養鹿業

---

\* 臺北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 一、前言

「鹿」在傳統中國具特殊意象，因棲息於山林原野，其「隱」與「靈」特性尤其明顯，被視為「仙獸」之一。鹿隻多以群體出沒，《詩經》以之比喻君子與有德之友相伴同樂。<sup>1</sup>宗教上鹿具有良善慈悲的特質，佛教寓言以鹿捨身救人比喻菩薩渡眾；<sup>2</sup>鹿也被視為明君聖王降世之兆。<sup>3</sup>民間採「福祿壽」諧音，以「鹿」代「祿」象徵加冠晉爵。公鹿繁殖期以角互鬥，其意象也被詮釋為權力爭奪，例如「逐鹿中原」與「鹿死誰手」。不僅傳統中國視鹿為祥瑞，鄰近的日本也強調鹿隻尊貴通靈的特質，鹿之聽力敏銳可傳達祈求者之聲，因此以鹿肩胛骨卜卦並將鹿角用於薩滿儀式。「鹿の恩返し」(鹿之報恩)亦屢屢出現於民間故事，強調鹿性善良。更重要的是，鹿茸長成鹿角、解角再長新茸的過程，年復一年生生不息，恰與日本稻作文化相互輝映。<sup>4</sup>

若將「鹿」放在臺灣歷史脈絡中，從荷蘭時期、清領時期、日治時期乃至戰後臺灣，鹿隻貿易與鹿群數量反映上述不同階段「人」、「鹿」與「環境」的變化。荷蘭時期臺灣野鹿甚多，鹿皮銷售日本成為當時重要經濟收入。清代以降至日治時期，隨著土地開墾，鹿群數量大幅減少。然而，日治時期火燒嶼(綠島)和琉球嶼(小琉球)已出現小規模梅花鹿人工養殖，並將鹿隻產品輸往中國，臺灣中部也出現零星水鹿養殖。日治時期臺灣民間受到傳統漢藥影響，鹿茸藥補時有所聞。

<sup>1</sup> 方玉潤著，李先耕點校，《詩經原始》，上冊，頁328-329。

<sup>2</sup> 佛教寓言《九色鹿經》描述一頭九色鹿拯救了快溺斃的人類，卻遭人類恩將仇報的故事。見陳元龍，《格致鏡原》，卷83，〈獸類〉，頁19a。

<sup>3</sup> 《宋書》〈符瑞中〉曰：「白鹿，王者明惠及下則至。」見沈約，《宋書》，卷28，〈符瑞中〉，頁15a。

<sup>4</sup> Hoyt Long, "Grateful Animals or Spiritual Being? Buddhist Gratitude Tales and Changing Conceptions of Deer in Early Japan," 21-60.

戰後中華民國政府遷臺，鹿茸藥補文化在臺灣復甦，國內藥廠以進口鹿茸製成鹿茸補品，養鹿人家也販售新鮮鹿茸，鹿茸在戰後臺灣的藥補市場佔有重要地位。基於上述背景，本文從三個面向討論戰後臺灣鹿茸的生產與消費。首先，筆者釐清鹿茸在歷代漢藥本草醫書中的藥補功效與製作方式，並論證李時珍(1518-1593)透過「鹿性淫」傳達鹿茸壯陽固精之意象。其次，在日治時期的基礎上，筆者討論戰後臺灣養鹿業的發展，考察該事業如何從農家副業轉變為專業養殖，並論及養殖環境、飼鹿知識與採茸技術。第三，戰後臺灣社會的鹿茸消費與日俱增，官方菸酒公賣局、民間藥廠與養鹿人家先後推出鹿茸產品攻佔市場，強調「補腎補氣」、「壯陽起痿」與「添精益髓」，其中尤以「鹿茸酒」最受歡迎。透過報紙、雜誌與訪談記錄，筆者探究戰後臺灣鹿茸消費的型態、宣傳手法以及消費客群。

鹿隻在臺灣歷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在人文領域方面，中村孝治(1910-1994)、曹永和(1920-2014)與鄭維中探討荷蘭時期臺灣的鹿皮貿易，<sup>5</sup>周鳴鴻從史料分析臺灣鹿的種類、獵鹿方法、鹿的用途與鹿脯運銷；<sup>6</sup>亦有學者從地名和文學角度談論鹿隻。<sup>7</sup>除此之外，鹿隻相關研究多集中於畜牧範疇，分析「鹿隻養殖」與「鹿茸產業」，前者包

<sup>5</sup> 中村孝志，〈十七世紀臺灣鹿皮之出產及對日貿易〉，收入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經濟史八集》，頁 24-25；曹永和，《近世臺灣鹿皮貿易考——青年曹永和的學術啟航》；鄭維中，〈荷蘭東印度公司((VOC))經營臺灣鹿皮出口貿易的緣起(1624-1642)〉，頁 1-48。

<sup>6</sup> 周鳴鴻，〈鹿在臺灣〉，收入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經濟史九集》，頁 104-116。

<sup>7</sup> 楊致遠，〈環境與歷史——清代臺灣野生鹿消失的原因分析〉，頁 79-92；陳盈豪等著，〈鹿與臺灣地名緣由之探討〉，頁 1047-1056；楊永智，〈臺灣傳統漢詩中有關「鹿」的意象析論〉，頁 121-152。

括鹿場設置、鹿隻品種、飼料營養與鹿茸採割，<sup>8</sup>後者涵括鹿茸品級、鹿茸藥理與經濟效益。<sup>9</sup>然而，在華人飲食傳統中，利用特定食物增強體能或醫治疾病的觀念普遍存於日常生活之中，食物既可單獨入饌，亦可搭配中藥材服用。在食補或食療的脈絡下，「鹿茸」成為值得探索的議題，兼具「動物」、「食物」與「中藥」的特性。本文結合動物研究、環境歷史以及漢藥食補的傳統，分別從本草典籍中的鹿茸療效、戰後臺灣養鹿業的發展，以及鹿茸消費與藥補文化討論。

## 二、鹿茸食補文化與戰前臺灣養鹿概況

「鹿」作為藥用至早可追溯至西漢，1973年出土於湖南長沙的馬王堆漢墓帛書《五十二病方》記載「燔鹿角」藥方。<sup>10</sup>宋代醫書《證類本草》收錄歷代本草，指出鹿茸味甘、溫、無毒，可除腹中瘀血，有助女子調經與安胎，對於男子小便頻繁、夜夢鬼交與洩精亦具有療效。<sup>11</sup>明代李時珍結合行醫經驗與野外考察，從「鹿隻習性」與「鹿茸特性」解釋歷代本草記載的鹿茸療效。在鹿的生殖習性方面，「屬陽，情淫而游山」，「每一雄遊，牝百數至」、「鹿性淫，一牡常交

<sup>8</sup> 程發和編著，《鹿與養鹿》；韓坤等編著，《中國養鹿學》；馬春祥等編著，《養鹿學》。

<sup>9</sup> 王本祥主編，《鹿茸的研究》；李春義等編著，《鹿茸》；吳雨新等著，〈鹿茸之藥理作用〉，頁32-45；楊錫坤，〈鹿茸極有價值的中藥材〉，頁44-48；許喬木等著，〈臺灣省鹿類藥材之藥用動物學調查研究〉，頁128-149；許喬木等著，〈臺灣省鹿類藥材之藥用動物學調查研究(續)〉，頁62-101。

<sup>10</sup> 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編，《馬王堆漢墓帛書·五十二病方》，頁51-52。

<sup>11</sup> 有關「鹿茸」療效之記載散見於《神農本草經》、《名醫別錄》、《藥性論》等本草經籍，然而宋代以前的本草經籍今皆輯佚，《證類本草》為其底本，因此引其文即可。唐慎微撰，尚志鈞等校點，《證類本草——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頁447。

數牝，謂之聚麀」。<sup>12</sup>《本草綱目》之記載顯示雄鹿精力旺盛，可與多隻母鹿交配。在鹿茸特性方面，鹿茸富含血液，「茸最難得不破及不出卻血者，蓋其力盡在血中故也」。<sup>13</sup>且鹿茸乃「骨之至強者」，蓋「肉差易長，筋次之，骨最難長」，鹿茸從生長至堅硬只需兩個月，生長迅速。依照傳統中國醫藥學「以形補形」的觀念，鹿茸具有「補骨血、堅陽道、益精髓」之效。<sup>14</sup>

關於鹿茸入藥的調製過程與服用方式，歷代多以「炙」處理。炙烤之前塗抹羊脂，慢火炙之，使其內外黃脆，再搗成細末，製成「散」、「丸」與「湯」之劑型。<sup>15</sup>日籍學者峯下鐵雄考證歷代本草醫書，主張唐代以前鹿茸以「散劑」最多，丸劑次之，未見以鹿茸為主藥之湯劑藥方。宋代之後以「丸劑」處方最多，湯方散方極少，明清以降製法大抵承襲宋代。<sup>16</sup>峯下鐵雄的研究聚焦於唐宋時期，甚少論及明代以降的鹿茸製法，明李時珍在「附方」中提出「舊一新八」共九種藥方：「舊一」是元代(1271-1368)僧人繼洪《澹寮方》的「斑龍丸」，<sup>17</sup>「新

<sup>12</sup> 李時珍，《本草綱目》，頁 1557-1558。

<sup>13</sup> 李時珍，《本草綱目》，頁 1558。

<sup>14</sup> 李時珍，《本草綱目》，頁 1558。

<sup>15</sup> 唐慎微撰，尚志鈞等校點，《證類本草》，頁 448。

<sup>16</sup> 峯下鐵雄活躍於 1930、1940 年代，1960 年代曾擔任京都大學病理學兼任講師。他選擇唐代三本代表醫書《備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與《外臺秘要方》，宋代三本代表醫書《三因極一病症方論》、《本事方》和《太平惠民和劑局方》進行鹿茸研究之考證。參見峯下鐵雄，《鹿茸之研究》，頁 6-11；峯下鐵雄，〈漢藥鹿茸ノ研究〉，頁 221-232；《京都大學結核研究所年報》，第 16 號，頁 2。

<sup>17</sup> 《澹寮方》記載：古時西蜀有位道人販賣斑龍丸，又稱為茸珠丹，道人酒醉高唱：「尾閭不禁滄海竭，九轉靈丹都慢說，惟有斑龍頂上珠，能補玉堂陽關穴。」李時珍評註：「蓋用鹿茸鹿角膠鹿角霜也」。李時珍，《本草綱目》，頁 1558。

八」包含七種丸方與一種酒方，丸方分別治療「陰虛腰痛」、「精血耗涸」、「腰膝疼痛」、「小便頻數」、「虛痢危困」、「飲酒成泄」、「室女白帶」。最特別的是「鹿茸酒」的出現，李時珍引明代《普濟方》曰「鹿茸酒」：「治陽事虛痿，小便頻數，面色無光」，具體製法為：將鹿茸去毛切片，加上山藥末，用絹袋包裹置於酒甕中，一週後開封，每日飲三小杯。<sup>18</sup>

由上可知，在傳統漢藥脈絡下，鹿茸以「陽性」特質補強並治療男女生殖方面之耗損。傳統中國以農立國，需要大量男丁協助農務，再加上儒家宗族觀念，傳宗接代是婚姻首要任務，鹿茸因具有「補腎」、「固精」與「益陽」功效成為珍貴補品。有趣的是，鹿茸的功效不限於肉體，亦可「殺鬼精物」，<sup>19</sup>藉其陽性特質去除精神層面的邪物。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鹿茸入藥的劑型方面，明代以後出現「鹿茸酒」，對於日後臺灣的藥酒消費影響甚鉅。

臺灣島嶼多鹿，荷治時期鼓勵原住民獵鹿，梅花鹿皮外銷日本作為武士冑甲等軍事用品。<sup>20</sup>明末至清代，閩粵移民入臺，臺灣鹿隻貿易持續發展，鹿脯與鹿茸、鹿鞭銷往中國。<sup>21</sup>隨著原住民與漢人的獵捕，臺灣野鹿資源大幅減少，到了十九世紀初期，「麋鹿舊盛產，今取之既盡，為難得，必求之番酋」，<sup>22</sup>野鹿已不復多見，需仰賴原住民才能取得。由於移民開墾需要人力，在添丁壓力與中醫傳統影響下，坊間出現鹿茸藥補需求，但此時野鹿已不易獵得，因此人工養殖鹿隻開

18 李時珍，《本草綱目》，頁 1559。

19 李時珍，《本草綱目》，頁 1558。

20 中村孝志，〈十七世紀臺灣鹿皮之出產及對日貿易〉，頁 24-25。

21 黃叔瓚，《臺海使槎錄》，卷 2，頁 35b。

22 謝金鑾，《續修臺灣縣志》，上冊，卷 1，頁 56；楊致遠，〈環境與歷史〉，頁 79-92。

始出現，清代晚期火燒嶼和琉球嶼已有初具規模的梅花鹿飼育。<sup>23</sup>

清代漢人移民入臺，閩粵原鄉的中醫傳統也隨之傳入臺灣，<sup>24</sup>鹿茸的使用知識亦隨之傳入。清代臺灣地方志顯示「鹿茸」是臺灣各地皆有之「物產」，同時也是「藥」。康熙年間陳文達編纂《臺灣縣志》，在〈輿地志·土產·藥之屬〉記載鹿茸「秉氣純陽，故能補陽」。<sup>25</sup>乾隆年間王必昌(1704-1788)主纂《重修臺灣縣志》，在〈風土志·土產·藥之屬〉記載「鹿茸補陽，麋茸補陰」。<sup>26</sup>乾隆時期擔任鳳山知縣並纂修《重修鳳山縣志》的王瑛曾，在〈雜志·物產·凡藥之屬〉也提到「鹿茸補陽，麋茸補陰」。<sup>27</sup>咸豐年間陳淑均編纂《噶瑪蘭廳志》在〈物產·藥之屬·禽獸部〉記載鹿茸「秉純陽之質」、「大補陽虛者」。<sup>28</sup>光緒年間陳文緯、屠繼善編纂《恆春縣志》，在〈物產·藥之屬〉引用《本草綱目》所載「鹿乃仙獸，純陽多壽，能通督脈」以及西蜀道士「斑龍丸」之歌。<sup>29</sup>上述文獻顯示，鹿茸是清代臺灣南北皆有之物產，且其定位為「藥」，明顯承襲了中國本草傳統，特別是《本草綱目》的影響。

日治時期殖民政府發展現代畜牧業，相對於牛羊豬作為「肉品消

<sup>23</sup> 就目前資料顯示，清代火燒嶼本無梅花鹿，清末開始有梅花鹿飼育。至於梅花鹿來源，其一說法是火燒嶼居民從臺東直隸州將捕獲的野生梅花鹿帶回飼養；另一說法是琉球嶼居民移居火燒嶼時，將梅花鹿帶過去。黃玉峰，〈一年之計在於春 致富在於勤 如何選擇適當的副業〉，《聯合報》，1966年1月29日，第6版；斐家騏、梁又仁，〈臺灣梅花鹿的前世今生〉，頁46。

<sup>24</sup> 陳志忠，〈清代臺灣中醫的發展〉，頁108-109；張加昇等著，〈日治時期前臺灣醫療發展之探討〉，頁309-320。

<sup>25</sup> 陳文達，《臺灣縣志》，卷1，頁18。

<sup>26</sup> 王必昌，《重修臺灣縣志》，卷12，頁420。

<sup>27</sup> 王瑛曾，《重修鳳山縣志》，卷12，頁312。

<sup>28</sup> 陳淑均，《噶瑪蘭廳志》，卷6，頁292。

<sup>29</sup> 陳文緯主修，屠繼善纂修，林熊祥等標點校對，《恆春縣志》，卷9，頁13。

費」之用，鹿每年僅產一胎，「鹿肉」在臺灣肉類消費比例極微，共同生產牧場或中央種畜所的養殖紀錄皆未將鹿列入。<sup>30</sup>然而，漢人的鹿茸消費卻一直存在。琉球嶼居民將梅花鹿的鹿茸、鹿鞭銷往中國，作為增強性能力的「強精劑」。1930年代中日關係緊張，中國海關禁止臺灣鹿產品輸入，琉球嶼生產的鹿茸與鹿鞭改銷臺灣本島，客群以臺中、員林和臺南三地為主。<sup>31</sup>火燒嶼飼鹿數目較多，1930年代中期已達三、四百頭。<sup>32</sup>除上述兩離島外，日治時期臺灣本島也開始有居民養鹿，南投國姓鄉的林鼎華(1860-1912)家族在1920年代即圈養水鹿。<sup>33</sup>大抵而言，日治時期臺灣養鹿業已具雛形，就昭和元年(1926)至昭和11年(1936)資料來看，全臺鹿隻在八百至一千兩百多頭左右，地域分佈以臺東廳最多，約佔五成，其次為臺中州、高雄州和臺南州。<sup>34</sup>

雖然臺灣總督府並未強勢介入臺灣鹿業發展，然受到漢藥傳統影響，日本對於「鹿」的藥用價值有一定認識。現存日本最早醫書《醫

30 〈臺灣の畜産統計-表——VI 鹿〉，頁20-21。

31 〈琉球庄で梅花鹿を移出 今後其生産を圖る〉，《臺灣日日新報》，1933年6月17日，第3版；〈黒潮をどる琉球嶼を巡りて〉，《臺灣日日新報》，1934年6月15日，第3版。

32 日本總督府注意到臺灣梅花鹿產品銷往中國時，受到當地仲介人操弄導致價格相對低廉，1935年命令臺東廳火燒島區書記李再喜前往上海勘查，與居於上海的「本島人」(臺灣人)鍾壬壽(1902-1979)商議，決議將臺灣梅花鹿之交易全數委由鍾氏進行。石射豬太郎(1887-1954)，〈臺灣火燒島特產花鹿輸出二聞スル件〉，1935年8月16日，《外務省檔案》，檔號E-4-3-2-8-003。雜報，〈火燒島產花鹿の支那輸出〉，頁30。

33 〈總督府より水鹿雌雄二頭獻上〉，《臺灣日日新報》，1923年3月26日，第5版；曾齡儀，〈林成璋訪問記錄〉，訪談時間：2017年5月5日，於南投縣國姓鄉長隆畜牧場。

34 以1936年的統計數字為例，鹿隻總數907頭中，臺東廳518頭，臺中州186頭，高雄州101頭，臺南州59頭，新竹州30頭，花蓮港、澎湖與臺北州皆只有個位數字。不著撰人，〈臺灣の畜産統計-表〉，頁12。

心方》(いしんぼう)即記載了鹿茸藥性與療效，<sup>35</sup>包括鹿茸入湯應「三搗三絞，取汁」；<sup>36</sup>鹿茸治腰痛與婦人漏下不止等症。<sup>37</sup>日本十七世紀江戶時期的食物本草書《本朝食鑑》以李時珍《本草綱目》為據再加以編輯，作者人見必大(1642?-1701)記載「鹿性多淫」以及服用鹿之茸角可醫治產後餘血不盡及頭眩眼黑等病症。<sup>38</sup>上述記載顯示，傳統日本對於鹿茸療效的認識來自中國本草醫書。日治時期來臺的教師堀川安市(1884-1981)對於臺灣山獸頗有研究，<sup>39</sup>據其觀察，雄水鹿於求偶期高聲鳴叫，吸引鄰近雌雄水鹿聚集，雄鹿展開競偶，雌鹿則在近處觀看。經過一番爭鬥，敗北雄鹿夾尾離去，獲勝之雄鹿可囊括所有雌鹿。<sup>40</sup>堀川的觀察與《本草綱目》和《本朝食鑑》的記敘頗為類似，顯示鹿隻繁殖習性與其作為壯陽補藥甚具關聯。

除了鹿茸以外，鹿鞭和鹿角也是補養聖品。鹿鞭「大補人氣血」，價格昂貴。<sup>41</sup>鹿膠由鹿角熬製而成，是臺灣民間相當熟悉的補品。<sup>42</sup>1901年《臺灣日日新報》記載，臺灣富貴人家常以鹿茸、鹿鞭與鹿膠進補，

35 《醫心方》是日本平安時代的醫書，984年刊行，是日本最古的醫書，由丹波康賴編纂，引用中國醫書中記載的疾病成因與治療方法，全三十卷。e 國寶，國立博物館所藏國寶・重要文化財，<http://www.emuseum.jp/detail/100173>，擷取日期：2017年11月9日。丹波康賴著，趙明山等注，《醫心方》，上冊，頁1228。

36 丹波康賴著，趙明山等注，《醫心方》，上冊，頁19。

37 丹波康賴著，趙明山等注，《醫心方》，上冊，頁297、859。

38 丹岳野必大千里，《本朝食鑑》，卷11，頁14a-15a。

39 堀川安市來自長崎縣，曾任臺北第二師範學校教育、臺北師範學校生徒監等。除了本職教育工作之外，亦有多部與臺灣動物相關之著作，例如《臺灣鳥類總目錄》、《臺灣哺乳動物圖說》等。詳見新高新報社編，《臺灣紳士名鑑》，頁38。

40 堀川安市，〈臺灣の山の獸〉，頁28。

41 〈便茸高貴〉，《臺灣日日新報》，1900年1月17日，第4版。

42 〈鹿角稍廉〉，《臺灣日日新報》，1900年1月26日，第3版。

有時「配以滋補之藥」，有時「煉蜜為丸」，也有「以黃酒浸漬」而成，在入冬至冬至的時節，鹿茸更是暢銷。<sup>43</sup>鹿港文學家洪棄生(1866-1928)的〈打鹿行〉一詩曰：「鹿茸可以市珍珠，鹿角熬膠養身軀。」<sup>44</sup>又，臺灣士紳也消費鹿茸，臺中霧峰林獻堂(1881-1956)家族林資彬(1898-1947)的園邸飼有鹿隻，<sup>45</sup>「鹿茸長已盈尺，資彬使工人縛而剪之，浸以莫蘭池酒，謂補氣血之物，莫過於生茸浸酒而飲之。」<sup>46</sup>林家採收鹿茸後浸泡「莫蘭池」，即今日白蘭地酒，並且強調「生茸浸酒」乃「補血氣之物」，顯見當時臺灣也深受傳統中國鹿茸療效影響。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由於鹿茸價格昂貴，社會上不乏鹿茸交易詐騙案件，發生地點遍及新竹州、斗六廳、虎尾郡與嘉義郡等地。<sup>47</sup>

43 〈雜事 補品當時〉，《臺灣日日新報》，1901年1月1日，第13版；〈雜事 本茸稀少〉，《臺灣日日新報》，1901年1月1日，第13版。

44 洪棄生，《瀛海僑亡記》，頁68-69。

45 林資彬(1898-1947)，霧峰林輯堂之子，曾任霧峰宏業株式會社董事與社長，大東信託監事，《臺灣民報》《興南新聞》董事，家境富裕，喜好騎馬狩獵。曾在國姓鄉購得一百多甲土地，招募苗栗客家人前往開墾成良田。張子文等撰，《臺灣歷史人物小傳——明清暨日據時期》，頁266-267。

46 〈灌園先生日記〉，1932年4月7日，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日記知識庫，<http://taco.ith.sinica.edu.tw/tdk/灌園先生日記/1932-04-27>，擷取日期：2017年7月27日。

47 〈斗六廳下番社〉，《臺灣日日新報》，1904年9月22日，第3版；〈公田蕃產品 歸郡直營〉，《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27年5月19日，第4版；〈用老鹿角詐稱鹿茸 向無智婦人間接行騙 詐漢曾賣假鹿鞭執行猶豫〉，《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30年2月23日，夕刊第4版；〈三人共謀 販假鹿茸 留置在虎尾郡〉，《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30年11月14日，夕刊第4版；〈三人套謀 賣假鹿茸 村人誠實被騙巨金 經獲二人留置在虎尾郡〉，《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31年1月30日，第4版。

### 三、從梅花鹿到水鹿——戰後臺灣養鹿業變遷

#### (一)養鹿作為新興副業——1960-1970 年代

戰後初期經濟亟待復甦，農民飼養禽畜與養殖水產增加收入，養鹿也是選擇之一。然就其性質而言，養鹿目的並非肉類消費，而是以買賣鹿茸為主。<sup>48</sup>基於日治時期的養殖基礎，加上戰後初期努力發展，1960 年代臺灣鹿業逐漸成熟，相較 1950 年代初期的三百餘頭，1965 年鹿隻數量已突破千頭，足足成長三倍之多。促成鹿業發展的因素甚多，臺灣經濟起飛是關鍵因素之一。民眾經濟力提高後，不僅要吃得飽，還要吃得好，向來被視為補養珍品的鹿茸吸引民眾購買，農民見有利可圖而投入養鹿行列，連帶活絡整體產業。<sup>49</sup>1970 年代土地取得相對容易，鹿舍多建於環境清幽的林野郊區，例如高雄六龜、臺南永康、南投國姓、集集與鹿谷等地。<sup>50</sup>依鹿隻總數來看，臺東縣佔臺灣總數的三至四成，高雄縣佔兩成，其餘尚有臺南縣、南投縣、宜蘭縣和屏東縣等。<sup>51</sup>在鹿隻種類上，梅花鹿與水鹿數量最多，不過也有鹿農引進其他鹿種，例如臺北舊莊「南港鎮鹿園」飼養美國花鹿(*Dama dama*)、印度軸鹿(*Axis axis*)與大型麋鹿(*Alces americana*)等，販賣現採鹿茸切片和「鹿茸酒」。<sup>52</sup>戰後初期至 1970 年代，鹿茸價格昂貴是吸引農

48 程發和編著，《鹿與養鹿》，頁 26。

49 青玉，〈養鹿事業 利益優厚 合作發展多目標牧場〉，頁 15。

50 不著撰人，〈六龜鄉養鹿〉，頁 50；楊木林，〈養鹿問答 你想養鹿嗎？〉，頁 38；臺南市永康區公所，《永康市志》，上卷，頁 448；不著撰人，〈養鹿好處多多！〉，頁 30。

51 陳清春，〈養鹿的經濟分析〉，頁 40。

52 本報訊，〈南港鎮鹿園 現場採鹿茸〉，《經濟日報》，1983 年 7 月 24 日，

民養鹿的主要誘因，當時有「一兩鹿茸一錢黃金」的說法。<sup>53</sup>此外，相對於飼養其他禽畜與水產，養鹿相對簡單。大抵而言，保持鹿舍潔淨通風、按時供應充足糧草即可，且鹿隻不易患病，偶爾有腸胃消化問題。<sup>54</sup>基於上述因素，養鹿成為戰後農家副業之一，《豐年》雜誌亦多次強調養鹿頗有前途。<sup>55</sup>另一項促進養鹿業發展的因素是 1970 年代本省政治菁英崛起。相對於以臺北為主的外省菁英，本省政治人物來自臺灣各地，對地方事務有一定了解。例如謝東閔(1908-2001)來自彰化二水，在 1972 至 1978 年期間擔任臺灣省主席；李登輝具農業經濟專長，對戰後臺灣農業發展扮演重要角色；林洋港(1927-2013)來自南投，曾擔任臺灣省主席。上述政治人物以親民與草根性著稱，貼近農民生活，積極下鄉輔導農林漁牧業，也包括養鹿業。謝東閔擔任臺灣省主席即大力提倡綠島的梅花鹿養殖，喊出「化雜草為牧草，變綠島為鹿島」的響亮口號。<sup>56</sup>日治以來就有養鹿人家的南投在戰後持續發展，謝東閔與林洋港等人積極提倡南投養鹿事業(圖 3)。<sup>57</sup>

---

第 9 版。

<sup>53</sup> 青玉，〈養鹿事業 利益優厚 合作發展多目標牧場〉，《豐年》，頁 15。

<sup>54</sup> 黃玉峰，〈一年之計在於春 致富在於勤 如何選擇適當的副業〉，《聯合報》，1966 年 1 月 29 日，第 6 版。

<sup>55</sup> 豐年社成立於 1951 年，發行《豐年》半月刊，直到現在仍持續發行，是臺灣歷史最悠久的農業雜誌。陳清春，〈養鹿的經濟分析〉，頁 40-41；青玉，〈養鹿事業 利益優厚 合作發展多目標牧場〉，《豐年》，頁 15-16；阿郎，〈養鹿前途看好！〉，頁 22-23。

<sup>56</sup> 程發和編著，《鹿與養鹿》，〈自序〉，無頁碼。不著撰人，〈推廣活動 綠島鄉養鹿 吸引觀光客〉，頁 29。

<sup>57</sup> 本報中興新村廿五日電，〈鹿谷養鹿有成 陳時英昨往參觀採鹿茸〉，《中央日報》，1976 年 4 月 26 日，第 7 版；紫痕，〈鹿茸採收時〉，《中央日報》，1980 年 5 月 4 日，第 11 版。

圖 1 謝東閔、林洋港參訪南投縣國姓鄉林家養鹿事業



資料來源：林成璋提供，筆者拍攝，拍攝時間：2017 年 5 月 5 日。

## (二)養鹿知識與採茸技術

就鹿農來說，除了上述大環境之外，養鹿是否成功、能否賺取厚利的關鍵因素在於養鹿知識與採茸技術。在養鹿知識上，受限於資料，我們對於日治時期琉球嶼和火燒嶼居民的養鹿知識了解有限，至於臺中州(南投國姓鄉)林鼎華家族在 1920 年代即投入水鹿飼養，其養鹿知識主要透過「自我摸索、累積經驗」，初期僅搭蓋簡易鹿舍並以當地山麻黃作

為食料。<sup>58</sup>戰後養鹿業發展之際，南投縣國姓鄉得天獨厚的天然環境，再加上林家將日治時期以來累積的豐富經驗傳授當地鹿農，逐漸形成群聚效應，發展至今，使國姓鄉享有「水鹿之鄉」的美譽。<sup>59</sup>

在臺灣鹿業發展過程中，1950年代初期發行的《豐年》半月刊扮演重要推手，刊載許多關於鹿隻養殖、鹿種培育與採茸技術的報導，並透過「農業信箱」的專欄諮詢與「農友經驗」的心得分享，幫助鹿農解決養鹿過程遭遇的問題。就養鹿知識而言，可細分為鹿舍環境、食料營養和交配繁殖三方面。關於鹿舍環境，由於鹿隻性喜陰涼乾燥，加上敏感潔淨之故，因此鹿農多選擇安靜隱蔽的郊區作為鹿舍地點。鹿舍建造方面，鹿原本活躍於山林之間，即便圈養一段時日，部分鹿性尚未全然馴化，發情期性情更為不穩，極可能衝撞鹿舍甚至撞傷鹿農，因此鹿舍建造務必堅固。此外，圈養後的鹿隻仍需一定活動空間，鹿舍應規劃「運動場」供鹿隻運動以保健康。<sup>60</sup>相較於其他水產或禽畜的飼料準備，鹿的食料相對簡單。一般鹿舍周圍多種植食用牧草，種類包括狼尾草、劍莧菜、鹿仔菜、蕃薯葉、盤固拉草(Pangola grass)、天竺草、苜蓿草與三葉草等，尤以狼尾草最普遍。母鹿懷孕或者公鹿長茸之際需要補充蛋白質營養，鹿農便以穀類麥麩、豆粉、玉米粉、黃豆粉與豆餅作為「精料」。<sup>61</sup>另外，具有「飼料之王」稱譽的美國苜蓿(Medicago sativa)也是重要飼料，提供豐富營養，有助鹿茸茁壯。<sup>62</sup>

58 梁素金，〈從南投林姓家族看臺灣養鹿產業〉，頁24。

59 曾齡儀，〈盧明賢、明毅訪問記錄〉，訪談時間：2017年4月2日，於南投縣國姓鄉盧明毅養鹿園。

60 廖貴燈，〈鹿的飼養管理〉，頁38-39。

61 曾齡儀，〈楊義一訪談紀錄〉，訪談時間：2017年4月1日，於高雄市田寮區鹿家莊鹿場；馬春祥等著，《養鹿學》，頁125；廖貴燈，〈水鹿價格高〉，頁59；楊木林，〈你想養鹿嗎？〉，頁88；廖貴燈，〈鹿的飼養管理〉，頁39。

62 苜蓿為豆科植物，根莖發達，可吸收土壤各種營養成分。阿拉伯文稱之為

戰後鹿農的收入來源除了鹿茸交易，尚有幼鹿買賣。通常雄鹿出生後第 12 至 14 個月即發情，出生滿 20 個月後即有交配能力。每年秋季是交配旺季，雌雄鹿多於清晨、黃昏或夜晚僻靜時交配，由於鹿隻野性尚在，無法以人工方式輔助交配。母鹿受孕後懷胎約八至九個月，年產一胎。母鹿哺乳期需補充高蛋白精料，幼鹿出生後二至三個月可斷奶，此後餵食嫩草。鹿農多依靠經驗和業者間的交流獲取繁殖知識，《豐年》雜誌的「農業信箱」也提供相關資訊。<sup>63</sup>

在養鹿知識範疇內，鹿茸生長與採茸技術格外重要，攸關鹿農收益。雄鹿出生後第二年開始長茸，初生之茸短小，飼主不採茸，使其自然硬化為鹿角脫落，第三年長茸時才予以採茸。臺灣所飼鹿種主要為梅花鹿與水鹿，兩者長茸時間略有不同。梅花鹿每年四、五月開始長茸，七至九月是採茸期；水鹿於農曆春節前後長茸，三至六月是採茸期。從鹿茸生長至採收約 70-90 天。<sup>64</sup>鹿茸生長速度受到鹿種、年齡、體型和氣候影響，每年最佳採茸日不盡相同。當鹿茸頂端呈圓形，色澤黑裡透紅即接近採茸時間。<sup>65</sup>鹿茸重量與鹿隻體型呈正比，出生後第 14、15 年是產茸量高峰，往後持續下降。<sup>66</sup>

---

Al-Fal-Fa，亦即「所有食物之父」。苜蓿含豐富的蛋白質、礦物質、纖維質、維他命、葉綠素、脂肪、醣，並含有氨基酸、苦杏仁分解酵素和果膠酸等多種酵素。美國生產的苜蓿草蛋白質含量高達 28%，成為臺灣養鹿業者不可或缺的飼料來源。資料來源：羅太名，〈飼料之王苜蓿〉，<http://www.angrin.tlri.gov.tw/goat/gfa31/gfa31p43-45.htm>，擷取日期：2017 年 5 月 25 日。

<sup>63</sup> 廖貴燈，〈鹿的飼養管理(續上期)〉，頁 32；李永基，〈母鹿不育〉，頁 58；李永基，〈鹿的交配〉，頁 67。

<sup>64</sup> 馬春祥等著，《養鹿學》，頁 7、9、11。

<sup>65</sup> 曾齡儀，〈盧明賢、盧明毅訪問紀錄〉，訪談時間：2017 年 4 月 2 日，於南投縣國姓鄉盧明毅養鹿園。

<sup>66</sup> 當公鹿年邁、鹿茸品質不佳時，有些飼主會將鹿隻賣給專門收購的業者製

採茸多於清晨五、六點進行，此時鹿隻活動量少，採茸過程出血較少，且絕對避開陽氣最旺的正午時分。<sup>67</sup>鹿農多不施打麻醉劑，避免藥劑進入茸內，間接為消費者吸收。雖然有些鹿農會施打少量鎮靜劑，不過對人體影響有限。<sup>68</sup>隨著時代變遷，採茸技術亦改良。1950、60年代採茸過程粗糙，多由幾位壯漢將鹿網住鋸茸，費時費力且容易傷鹿。1970年代出現新方法，利用鹿舍一角設計「鋸茸室」，將鹿趕入固定後鋸茸。<sup>69</sup>採茸技術雖稍有進步，但過程依舊血腥，1979年臺北市建設局長前往內湖區鹿場參觀，認為「仍然太原始了，應該研究用機器改善收成」。<sup>70</sup>爾後出現「採茸專用升降機」(圖2)，成為目前鹿農普遍使用的設備。割茸後的止血作業相當重要，早期用「止血藥調木炭細末」、「茶子油調草木灰」止血，亦可用氯化鐵、濃碘酒或熱鐵片止血，再以消毒棉花包紮。晚近業者施打止痛消毒針，數日後傷口可修復。<sup>71</sup>由於採茸多不施打麻醉劑，1980年代以後隨著國內動物保護意識的興起，鮮血淋漓的場面引起許多撻伐。<sup>72</sup>爾後許多鹿農

---

成「鹿脯」(鹿肉乾)。曾齡儀，〈楊義一訪問紀錄〉，訪談時間：2017年4月1日，於高雄市田寮區鹿家莊鹿場。

67 青玉，〈養鹿事業利益優厚 合作發展多目標鹿場〉，頁15；廖貴燈，〈鹿茸——漢藥中的聖品〉，《豐年》，頁16。

68 廖貴燈，〈鹿的鎮靜劑〉，《豐年》，頁62。

69 青玉，〈養鹿事業利益優厚 合作發展多目標鹿場〉，頁15；廖貴燈，〈鋸鹿茸的技術〉，頁55。

70 曾怡憲，〈養紅鹿採鹿茸賣小鹿 經濟價值頗高〉，《聯合報》，1979年5月14日，第6版。

71 李永基，〈水鹿〉，《豐年》，頁23；廖貴燈，〈鹿茸〉，頁16；曾齡儀，〈康獻仁訪問紀錄〉，訪談時間：2017年5月11日，於屏東縣內埔鄉高雄種畜繁殖場。

72 黃安勝，〈參觀「鋸」鹿茸 血淋淋 愛物動物人士不以為然〉，《聯合報》，1984年2月26日，第3版。

在採茸前不再登報宣傳，改委請中藥商尋找大戶購買。<sup>73</sup>

圖 2 「採茸專用升降機」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拍攝時間為 2017 年 5 月 11 日，地點為高雄種畜繁殖場。

<sup>73</sup> 黃志亮，〈「鋸」鹿茸〉，《中國時報》，1994 年 6 月 29 日，第 14 版；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新聞與公報·農業新聞》，〈飼養水鹿與野生水鹿有別 請消費者明辨並支持鹿農〉，2001 年 4 月 13 日，[https://www.coa.gov.tw/theme\\_data.php?theme=news&sub\\_theme=agri&id=1451](https://www.coa.gov.tw/theme_data.php?theme=news&sub_theme=agri&id=1451)，擷取日期：2017 年 11 月 11 日。

### (三)飼鹿法制化——1980-1990 年代

戰後臺灣野鹿已不復見，且野鹿帶有較多細菌，易危害鹿舍衛生，因此鹿農多透過飼鹿社群買賣鹿隻。由於臺灣飼鹿社群小，易產生近親繁殖而影響鹿種品質與繁殖率，因此，1970 年代開始有業者引進國外鹿種。1974 年，臺中「興農農場」自紐西蘭進口鹿性溫馴的英國紅鹿(red deer)，然而，當時紐、澳與臺灣交通不便且檢疫期間長達半月，紅鹿在運送過程中死傷甚多。1980 年代初期，隨著養鹿知識與交通運輸進步，臺灣的紅鹿飼育漸入佳境。<sup>74</sup>此外，1970 年代亦有業者引進北美麋鹿(Moose)與黥鹿(Fallow deer)，體型壯大且產茸量高，然北美型鹿種不適應臺灣溫暖天氣與相對窄小的圈飼方式，且黥鹿與麋鹿的鹿角呈「掌狀」，採茸後的長方形切片不受國人喜愛，銷售成績不甚理想。<sup>75</sup>

1980 年代是臺灣鹿業轉折點，隨著養鹿戶數不斷增加，鹿業蓬勃發展，鹿農之間交流頻繁，1981 年出現第一個全國性鹿業組織，即「臺灣省養鹿協會」。爾後，全臺各地陸續出現地方性鹿業團體。1986 年進一步成立「臺灣省鹿產品運銷合作社」，初期入會方式採「鹿茸入股」，爾後改為每股百元，需至少認領一百股。<sup>76</sup>鹿業團體以及鹿

<sup>74</sup> 紅鹿原產於歐亞北部、高加索、克里米亞等地，紐西蘭的紅鹿由蘇格蘭輸入。1970 年代晚期，臺北市內湖區許信義飼養紐西蘭進口紅鹿兩百多頭，算是紅鹿界的翹楚。曾怡憲，〈養紅鹿採鹿茸賣小鹿 經濟價值頗高〉，《聯合報》，1979 年 5 月 14 日，第 6 版；阿郎，〈養鹿前途看好！〉，頁 22-23；姚守成，〈外國鹿的品種〉，頁 22-23；黃德泰，〈如何投資紅鹿的飼養〉，頁 53。

<sup>75</sup> 本報訊，〈麋鹿產茸量多 研究由加引進〉，《經濟日報》，1975 年 9 月 21 日，第 3 版；姚守成，〈外國鹿的品種〉，頁 22。

<sup>76</sup> 施啟賢等著，〈發展「買鹿茸到臺灣」的產業！〉，頁 63；中華民國鹿產品運銷合作社，<http://www.deer.org.tw/b5/>，擷取日期：2017 年 5 月 10

產品運銷合作社的成立，說明臺灣鹿業已趨成熟。除了民間鹿業組織，政府也建立更完整的中央農政體系，1984年農業發展委員會與經濟部農業局合併改組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簡稱農委會），成為協助與督導臺灣鹿業發展的重要機構。農委會的成立反映中央對於農政事務的重視以及臺灣資源保育的實踐。根據曾華璧的研究，臺灣的資源保育是一種「由上而下」的官導政策模式，透過學習先進國家經驗，將資源保育視為臺灣實行現代化的目標。<sup>77</sup>白安頤(Aniruddh D. Patel)與林曜松主張，臺灣的保育運動雖於1970年代萌芽，但其實踐要等到1980年代墾丁(1984)、玉山(1985)、陽明山(1985)與太魯閣(1986)國家公園成立後才較為明確。<sup>78</sup>隨著保育意識的提升，1989年6月立法院通過《野生動物保育法》，將野生動物區分為「一般類」和「保育類」，民眾須先申請狩獵許可證才能獵捕「一般類」野生動物；「保育類」野生動物則不得狩獵與販賣。1989年8月4日，農委會進一步公告「珍貴稀有」保育類野生動物名單，「臺灣水鹿」亦名列其中，飼主須在該年11月底前向直轄市建設局或縣市政府農業局辦理登記。<sup>79</sup>爾後民眾

日；曾齡儀，〈梁素金女士訪問紀錄〉，訪談時間：2017年5月11日，於屏東縣內埔鄉高雄種畜繁殖場。

<sup>77</sup> 曾華璧，〈1970年代臺灣資源保育主義之發展——以政府角色為主之研究〉，頁61-104。

<sup>78</sup> 白安頤、林曜松著，吳海因譯，〈臺灣野生動物保育史〉，頁23-31；內政部營建署國家公園管理處，〈臺灣國家公園〉，[http://np.cpami.gov.tw/youth/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Itemid=6](http://np.cpami.gov.tw/youth/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Itemid=6)，擷取日期：2018年1月3日。又，動物學專家王穎對於梅花鹿和水鹿的棲息狀況有深入的研究，參見胡正恆等撰，〈臺灣梅花鹿的採食行為及其與季節之關係〉，頁21-26；陳順其等撰，〈墾丁國家公園臺灣梅花鹿磨樹及其對當地林木之影響〉，頁151-162；顏士清等撰，〈太魯閣國家公園臺灣水鹿分布之預測〉，頁89-96。

<sup>79</sup> 依據《野生動物保育法》第四條，保育類野生動物區分為「瀕臨絕種」、

不得獵捕水鹿，若已有飼養之情形則須依規定辦理登記。1986年是臺灣養鹿業高峰，全臺共有飼鹿 48,970 頭，鹿農四千戶，梅花鹿和水鹿比例相當，皆為兩萬餘頭，尚包括近千頭紅鹿與百餘頭麋鹿。<sup>80</sup>然而，鹿業盛況在 1987 年發生劇變，該年鹿隻感染結核病的事件經媒體渲染後造成鹿茸價格慘跌，鹿群遭棄養和撲殺，至 1990 年代僅剩兩萬餘頭。<sup>81</sup>鹿結核病是鹿隻最嚴重的疾病之一，不僅在牛羊鹿等動物之間感染，更是人畜共通傳染病，因此引發民眾恐慌，強烈衝擊鹿農生計。<sup>82</sup>結核病爆發當時，飼鹿尚不屬於《家畜傳染病防治條例》(1967 年公布)之管理範疇，受災戶無法獲得政府的援助和補償，檢討聲浪四起。考量飼鹿數眾多與公共衛生管理，農委會主委余玉賢在 1989 年 5 月 1 日公告，指定「鹿」為《家畜傳染病防治條例》第四條所稱之「家畜」，同年 7 月 1 日起施行。<sup>83</sup>農委會更在同年 8 月 19 日決議，為便於家畜防疫及行政管理，暫定四種鹿為家畜，分別為：臺灣水鹿、梅

---

「珍貴稀有」及「其他應予保育」野生動物三類。〈案由：野生動物保育法〉，《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公報》，5 卷 5 期，華總(一)義字第 3266 號，1989 年 6 月 23 日，頁 1-6。〈案由：公告保育類野生動物名錄及相關事項〉，《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公報》，5 卷 7 期，七十八農林字第 8030307A 號，1989 年 8 月 14 日，頁 31-58。

<sup>80</sup> 臺灣省政府主計處，《臺灣省統計年報》，第 47 期，頁 159；陳秋麟，〈飼鹿就要飼養健康的鹿〉，頁 24-26；施啟賢等著，〈發展「買鹿茸到臺灣」的產業！〉，頁 62。

<sup>81</sup> 屏東農專在高雄進行探討鹿結核病的問題，抽樣 1,000 頭鹿中發現有 21 隻罹患肺結核陽性反應，此消息遭媒體報導後，影響消費信心，導致鮮茸價格一蹶不振，鹿業大受打擊。施啟賢等著，〈發展「買鹿茸到臺灣」的產業！〉，頁 62。

<sup>82</sup> 馬春祥等編著，《養鹿學》，頁 171-172；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https://www.cdc.gov.tw/rwd/professional>，擷取日期：2017 年 12 月 15 日。

<sup>83</sup> 〈案由：臺灣水鹿等四品種鹿種為家畜〉，《經濟部公報》，21 卷 10 期，七十八農牧字第 8050161A 號，1989 年 5 月 1 日，頁 19。

花鹿、紅鹿與黥鹿。<sup>84</sup>到了 1990 年代，為更有效管理輔導畜牧事業，1998 年 6 月公布《畜牧法》，第三條定義「家畜」，「鹿」亦認列其中。鹿農需依規範進行畜牧場登記與管理，鹿業逐漸趨向法制化。<sup>85</sup>綜觀戰後至 1980 年代，官方對於民間飼鹿的管理可用「多頭馬車」形容，缺乏整合性的政策規劃，各部會間缺乏合作協調，導致關於「鹿」的法律規範模糊不清。1980 年代晚期逐漸出現相關規範，1990 年代更隨著《畜牧法》(1998)和《畜牧法施行細則》(1999)的制定，養鹿事業邁向法制化，有助於提升飼鹿健康管理與鹿茸品質，對於鹿農和消費者來說皆更有保障。<sup>86</sup>

此外，戰後臺灣梅花鹿與水鹿的飼養比例方面，由於日治時期梅花鹿養殖技術與規模已具基礎(綠島和小琉球)，因此戰後初期以梅花鹿數目較多；1980 年代兩者比例相當，但在肺結核事件後養鹿戶大幅減少，鹿業經歷一段重整過程；1990 年代以後的養鹿業者多選擇「水鹿」養殖(圖 3)，其原因為水鹿體型較大且鹿茸產量多，性情相對溫馴，水鹿茸售價亦較花鹿茸高。<sup>87</sup>基於上述優勢，水鹿獲得鹿農青睞，飼養數量增加，

<sup>84</sup> 〈案由：指定「鹿」為「家畜傳染病防治條例」所稱家畜，自 78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公報》，5 卷 9 期，七十八農牧字第 8050437A 號，1989 年 9 月 22 日，頁 23-24。正本發函臺灣省政府農林廳、臺北市及高雄市政府建設局，副本發函經濟部國際貿易局與商品檢驗局、臺灣省畜產試驗所、臺灣省林業試驗所、臺灣省養鹿協會。

<sup>85</sup> 〈案由：制定「畜牧法」〉，《總統府公報》，第 6224 號，華總(一)義字第 8700123980 號，1998 年 6 月 24 日，頁 26-33；本報訊，〈鹿不再是「野生動物」七一起變成「家畜」〉，《聯合報》，1989 年 5 月 26 日，第 5 版；施啟賢等著，〈發展「買鹿茸到臺灣」的產業！〉，頁 63。

<sup>86</sup> 農業委員會畜牧處副處長王忠恕長期關心養鹿產業，堪稱中央主管機關中最了解鹿隻議題的官員。曾齡儀，〈王忠恕訪問紀錄〉，訪問時間：2018 年 3 月 23 日，於臺北市南海路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sup>87</sup> 廖欽淮等著，〈新興有利副業——農家養鹿〉，頁 22；廖貴燈，〈水鹿

如今已佔飼鹿的八成以上。<sup>88</sup>另外，若依飼鹿地區來看，1999年《農業統計年報》顯示，臺灣飼鹿共 21,200 頭，生產鹿茸 23,441 公斤，其中臺南縣位居第一，飼鹿 4,689 頭，生產鹿茸 4,216 公斤；其次是南投縣，飼鹿 4,202 頭，生產鹿茸 4,302 公斤；高雄縣位居第三，飼鹿頭數 2,659 頭，生產鹿茸 2,648 公斤。<sup>89</sup>上述資料顯示臺南為養鹿產業重鎮，也是「臺灣省養鹿協會」與「鹿產銷合作社」的所在地。不過，若以單一鄉鎮來看，南投縣國姓鄉南港村的養鹿密度居全國之冠。<sup>90</sup>究其原因：第一，日治時期林家即在此養鹿，延續至今。林家樂於與鄰近鹿農交流，形成競爭又合作的群聚效應。<sup>91</sup>第二，國姓鄉環境清幽靜僻，被視為臺灣水鹿原生地，日治時期當地居民已發展水鹿貿易，將水鹿肉賣到埔

---

價格高》，頁 59；李登元，〈水鹿價值高〉，頁 55；林清財，〈養鹿有前途！〉，頁 36。

<sup>88</sup> 農委會網站載有 2007 年至 2016 年期間農民飼養之水鹿與梅花鹿數量，水鹿約佔 81% 至 86% 之間。以 2007 年為例，該年飼鹿總數 23,542 頭，水鹿 19,106 頭(81%)，梅花鹿僅 4,436 頭(18.8%)。2008 年鹿總數 23,031 頭，水鹿 19,915 頭(86.4%)，梅花鹿僅 4,044 頭(17.5%)。農委會動態網站查詢，<http://agrstat.coa.gov.tw/sdweb/public/inquiry/InquireAdvance.aspx>，擷取日期：2018 年 1 月 23 日。

<sup>89</sup> 臺灣省政府農林廳農業經濟科主編，《臺灣農業年報(八十八年版)》，頁 166-167。

<sup>90</sup> 潘樵，《客家與水鹿》，頁 2。

<sup>91</sup> 二十世紀初期，新竹和苗栗客家人南遷至國姓鄉，逐漸形成客家村落。以南港村林家為例，原籍廣東省鎮平縣金沙鄉，清乾隆時期渡臺後曾居住於苗栗和新竹北埔，傳到林鼎華一代，其子林昆清因從事收購鹿皮獸肉的買賣來到南港村，眼見當地野生資源豐富，加上新竹閩客競爭激烈，因此建議家族南遷。1911 年，林鼎華和妻子林劉番婆妹(1858-1959)帶著二十多名族人遷居南港村。潘樵，《客家與水鹿》，頁 57-59；曾應鐘，〈曾是「天下第一家」的林厝〉；曾齡儀，〈林成璋訪問記錄〉，訪談時間：2017 年 5 月 5 日，於南投縣國姓鄉長隆畜牧場。

里，且將鹿茸、鹿皮和鹿鞭送到北山由日人收購。<sup>92</sup>第三，政府為發展偏遠地區經濟，設置「補助獎勵養鹿條款」，有助於國姓鄉的水鹿養殖事業。如今國姓鄉已成為全臺養鹿密度最高之鄉鎮。<sup>93</sup>

最後一項值得注意的是，在水鹿養殖發展中，「高雄種畜繁殖場」研發的人工生殖技術扮演重要推手。<sup>94</sup>該繁殖場成立於日治時期，1980年代臺灣省主席李登輝考量鹿業前景，指定「高雄種畜繁殖場」培育高產茸量優良公鹿。<sup>95</sup>爾後繁殖場致力於水鹿人工受精研究。<sup>96</sup>在 2007 至 2009 年期間，陸續將水鹿繁殖技術移轉給民間業者，部分鹿農對鹿種培育頗感興趣，例如來自苗栗中醫世家的林燦陽，在 1980 年代赴紐西蘭經營鹿場，將鹿茸片進口至臺灣，也曾在中國南疆庫爾勒經營鹿場，2006 年起在苗栗經營鹿場，即積極投入臺灣鹿種研究。<sup>97</sup>

<sup>92</sup> 國姓鄉志編纂委員會，《國姓鄉志》，頁 25、342。

<sup>93</sup> 國姓鄉志編纂委員會，《國姓鄉志》，頁 319。

<sup>94</sup> 日治時期在「農業臺灣、工業日本」的政策下，臺灣總督府在阿緞廳(屏東)設立許多試驗場，1910 年在內埔庄老埤建立種畜牧場。1920 年改名為「高雄州農會畜牧場」，1928 年遷至鳳山郡和德里，1935 年改名為「高雄州種畜牧場」。二次戰後，1946 年改名為「高雄縣種畜牧場」，1947 年與高雄縣農事試驗場林業分場合併，改名「高雄縣農林總場鳳山畜牧分場」。1950 年改名為「高雄區農林改良場」，直屬臺灣省政府農林廳。1976 年改名為「臺灣省畜產試驗所高雄種畜繁殖場」，但因高雄縣鳳山市進行都市計畫，因此向臺糖公司購置八公頃土地，遷至屏東縣內埔鄉老埤村現址。1999 年精省之後改名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產試驗所高雄種畜繁殖場」。官方網站：<https://www.tlri.gov.tw/page.aspx?path=22>，擷取日期：2017 年 5 月 15 日。

<sup>95</sup> 康獻仁等著，〈鹿產業科技發展〉，收錄於鄭鑑鏘等編輯，《百年畜牧風華》，下冊，頁 391；曾齡儀，〈康獻仁訪問記錄〉，訪談時間：2017 年 5 月 11 日，於屏東縣內埔鄉高雄種畜繁殖場。

<sup>96</sup> 康獻仁等著，〈鹿產業科技發展〉，收入鄭鑑鏘等編輯，《百年畜牧風華》，下冊，頁 392。

<sup>97</sup> 林燦陽家族是苗栗著名的中藥世家，創立百年中藥店「金寶安」，先祖林和春是中醫，原居於廣西桂林，1866 年遷居福建漳縣；第二代林泰承繼父業，

圖 3 「養殖場中的臺灣水鹿」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拍攝時間為 2017 年 4 月 2 日，地點為南投國姓鄉「盧明毅養鹿場」。

創立「金寶安藥房」，1879 年遷居新竹縣竹南堡中港南門城邊；第三代林允居繼續先人事業並兼營金飾珠寶；第四代林進盛兼營南北雜貨；第五代林天樹繼續經營「金寶安藥房」，又創立「金保安貿易公司」進口中藥材並擔任臺灣省中藥公會聯合會、臺灣省進出口聯合會、中華民國中藥公會聯合會理事長。林燦陽是第六代，在臺灣經營「楊森中藥商行」，也在中國江西省進行中藥材栽種事業。中醫世家的背景讓林燦陽從小對於鹿茸相當熟悉，遂興起至紐西蘭經營鹿場的念頭。早期華人至紐西蘭各別鹿場購買鹿茸，議價空間大且利潤高，後來紐西蘭決定統一由「紐西蘭養鹿協會」公開招標，華人優勢不再，導致許多華人退出紐西蘭市場。2006 年起，林燦陽在苗栗經營「旺旺畜牧場」，2012 年改名為「苗鹿園畜牧場」，目前場內飼養六十頭鹿。曾齡儀，〈林燦陽訪問記錄〉，訪談時間：2017 年 4 月 5 日，於苗栗縣造橋鄉苗鹿園畜牧場。金保安貿易有限公司網站：<http://www.jinbaoan.com.tw/modules/tinyd0/>，擷取日期：2017 年 5 月 31 日。

## 四、戰後臺灣的鹿茸消費

### (一)乾茸與「鹿茸酒」

1950 年代臺灣官方禁止鹿茸進口，然而民間對於鹿茸有一定需求。1956 年中華民國中醫藥學會在理事長賴少魂帶領下，擬請行政院解除部分中藥禁令，包括高麗蔘、鹿茸、燕窩、肉桂、西洋蔘與牛羊草結等。<sup>98</sup>爾後，1959 年 10 月開放部分中藥從日本、韓國、南洋、西洋與香港進口，但需附上當地政府之原產地證明，亦有來自東南亞的鹿茸、茸片和鹿角。<sup>99</sup>1960 年代以後，由於臺灣養鹿業尚在起步階段，本土鹿茸供應有限，消費市場之鹿茸多來自紐澳地區再經香港加工，亦有部分來自美國阿拉斯加。<sup>100</sup>中藥行是民眾購買乾茸的重要管道，消費者多用茸片燉湯或是自行泡酒。許多進口乾茸來自中國東北，經香港進入臺灣市場。1966 年 1 月《聯合報》一則報導提到，民

<sup>98</sup> 本報訊，〈修改醫師法 設立義診站 中醫學會昨日通過〉，《聯合報》，1956 年 12 月 31 日，第 2 版。

<sup>99</sup> 本報訊，〈准許進口類〉，《聯合報》，1959 年 10 月 14 日，第 5 版；本報訊，〈中藥進口事項 當局核示三點 藥品生產地區分別詳列〉，《聯合報》，1959 年 11 月 12 日，第 5 版。1961 年外貿會更將原列為進口貨品分類中「第 47 類其他」的「老嫩鹿茸」和「鹿角」改列為「第 27 類中藥」。本報訊，〈十八項進口貨 申請分類修正 公布 滑石粉仍管制進口 唐菖蒲球根准進口〉，《聯合報》，1961 年 1 月 28 日，第 5 版。

<sup>100</sup> 高屏地區特派員許可專訪，〈養鹿是目前畜牧事業中最可靠的賺錢行業〉，《經濟日報》，1971 年 6 月 21 日，第 6 版；本報訊，〈麋鹿產茸量多 研究由加引進〉，《經濟日報》，1975 年 9 月 21 日，第 3 版；本報訊，〈中藥材露本色 熟地黃、北黃、川豬苓、益智仁、川知母等五檔掛高〉，《經濟日報》，1976 年 5 月 20 日，第 11 版。

眾若手腳冰冷，血液循環不佳，可至中藥店購買上等茸片，煲煮「鹿茸燉雞汁」進補。<sup>101</sup>除了進口乾茸，中藥房也販賣「鹿茸丸」與「參茸丸」等成品。

戰後初期的鹿茸商品除了進口乾鹿茸和「鹿茸丸」之外，坊間也出現「鹿茸酒」，以「成藥」之名行「賣酒」之實。日治時期酒類即屬政府專賣，戰後由「臺灣省菸酒公賣局」（以下簡稱公賣局）獨佔，民間不得私釀販售。<sup>102</sup>然而，藥酒需求在民間相當普遍，遂有店家私釀銷售。1953年公賣局協同衛生處和財政廳召開會議，商討如何管制民間藥酒，避免公賣局收益受損。當時市面上至少有28種含「酒精成分」之成藥，例如基隆梅樹岩堂的「活血扶強酒」、臺北慶餘堂參藥行的「虎骨木瓜精」、臺南養元製藥廠的「參茸補血膏」，以及臺南德安堂藥行的「參茸養血膏」，上述商品均屬領有衛生處許可證之成藥，然實際上皆屬藥酒。<sup>103</sup>藥酒補身傳統在漢人社會存在已久，戰後臺灣

<sup>101</sup>小鳳，〈漫談——冬令進補〉，《聯合報》，1966年1月8日，第15版；鄭士珪，〈再試為臺灣農業發展探新路〉，《經濟日報》，1969年8月6日，第2版。

<sup>102</sup>臺灣專賣事業起源於日治時期，自1901年成立「臺灣總督府專賣局」至1945年二次大戰結束，共有煙、酒、鴉片、食鹽、樟腦、火柴、石油及度量衡等八項物品實行專賣。1945年臺灣行政長官公署將「臺灣總督府專賣局」易名為「臺灣省專賣局」，1947年改組為「臺灣省菸酒公賣局」。臺灣菸、酒公賣維持了半世紀，2002年順應國際化和自由化趨勢，廢除專賣制度並將公賣局改制為「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資料來源：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官方網站，<http://www.ttl.com.tw>，擷取日期：2017年7月7日。

<sup>103</sup>1953年會議紀錄顯示：衛生處函告核准製造的成藥有數千件，其中許多含酒精成分，估計當年市產量約為十二萬公石，嚴重影響公賣局收益。訪查結果，酒精濃度最高的是基隆「梅樹岩堂」的「活血扶強酒」，酒精濃度高達50度，其次是臺北「慶餘堂參藥行」的「虎骨木瓜精」，酒精濃度也達46度。臺灣省政府財政廳，「函送藥酒管制辦法會議紀錄」，〈藥

「鹿茸酒」消費亦屬傳統藥酒文化之延伸。古代以酒作藥，例如《黃帝內經》：「上古聖人做湯液醪醴……中古之世，道德稍衰，邪氣時至，服之萬全。」<sup>104</sup>漢代《五十二病方》記載酒方治療野獸咬傷。<sup>105</sup>王莽(45 B.C. -23 A.D., 9 A.D. -23 A.D.在位)亦在詔書曰：「夫鹽，食肴之將；酒，百藥之長。」<sup>106</sup>元代《飲膳正要》彙整酒之功效，強調「酒味苦甘辣，大熱有毒，主行藥勢，殺百邪，通血脈，厚腸胃，潤皮膚，消憂愁，多飲，損壽傷神，易人本性，酒有數般，唯醞釀以隨其性」。<sup>107</sup>在藥酒範疇內，「動物性藥酒」佔重要角色，例如「虎骨酒」、「虎鞭酒」、「海狗腎酒」和「蛇酒」。以「虎骨酒」為例，唐代《備急千金要方》記載「虎骨酒」治「骨髓疼痛，風經五臟」，製法「虎骨一具，炭火炙令黃色，槌刮取淨搗研，得數升清酒六升漬五宿，隨性多少稍飲之」。<sup>108</sup>元代《飲膳正要》記載「膾肭臍酒」(海狗腎酒)「治腎虛弱，壯腰膝，大補益人」。<sup>109</sup>明代《本草綱目》的〈附諸酒方〉詳細羅列蛇、龜、虎、羊、鹿等動物藥酒，功效各異，其中「蝮蛇酒」主治「諸風痛痺、殺蟲辟瘴及惡瘡」，「鹿頭酒」主治「虛勞不足、

酒管制辦法》，1953年6月13日，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臺灣省級機關檔案》，典藏號 0040768122255001，掃描號 00422255001010、004222555001011。

<sup>104</sup> 五穀製成的湯液與醪醴可治病，「醪」和「醴」皆酒之屬。詳見王冰注，《黃帝內經素問》，上冊，頁74-75。

<sup>105</sup> 單純以酒治病，例如：「犬所嚙，令毋痛及易瘳方，令嚙者臥，而令人以酒財沃其傷」(治療犬傷)。以酒搭配藥方，例如：「虻：(齧)蘭，以酒沃，飲其汁，以宰(滓)封其痛，數更之。」(療蛇傷)胡龍才，《實用藥酒療法》，頁3；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編，《馬王堆漢墓帛書·五十二病方》。

<sup>106</sup> 王先謙補注，《漢書補注》，上冊，頁510。

<sup>107</sup> 忽思慧，《飲膳正要》，卷3，頁121。

<sup>108</sup> 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卷24，頁148-149。

<sup>109</sup> 忽思慧，《飲膳正要》，卷3，頁121-122。

消渴、夜夢鬼物，補益精氣」，「龜肉酒」對於久咳不癒者有效，「鹿茸酒」治「陽事虛痿，小便頻數，面色無光」。<sup>110</sup>華人養生知識與實踐深受傳統中國藥酒文化影響。

戰後臺灣「酒」雖屬專賣事業，然在報業管制相對鬆散的情況下，仍有業者刊登鹿茸藥酒廣告。<sup>111</sup>1957年5月《民聲日報》出現「共田製藥廠」的「參茸強壯酒」廣告，宣稱「強腎、補腦、生血復合荷爾蒙劑」，是「夏天補品之王，不熱！不燥！」<sup>112</sup>1960年11月同報亦出現「亞洲製藥廠」生產的「參茸益命酒」廣告，附載衛生處成藥許可字號。該廣告以生動圖像強調在不同生命歷程中，包括老年人、中年人、事業家與產婦，皆可透過參茸產品達到滋補功效，達到「體強力壯、活力充沛、夫妻恩愛、事業發達、美滿人生」，<sup>113</sup>似乎透過一瓶「參茸益命酒」的服用，人生所有美好願景皆可達成。

臺灣藥酒市場龐大，相對於民間藥酒以「成藥」之名行「賣酒」之實，公賣局早在1949年就由「臺北酒廠」推出日治時期流行的「五加皮酒」。<sup>114</sup>1953年推出以太白酒浸泡當歸的「當歸酒」，由於價格低廉且具禦寒功效，甚受漁民歡迎。<sup>115</sup>1962年首度推出三款動物藥

<sup>110</sup> 李時珍，《本草綱目》，卷25，頁1559。

<sup>111</sup> 有關戰後臺灣報紙的醫藥廣告可參閱劉彥甫，〈廣告與國家——戰後臺灣兩岸主要報紙醫藥廣告之研究，1949-1966〉，頁22-33。

<sup>112</sup> 廣告，《民聲日報》，1957年5月8日，第2版。

<sup>113</sup> 廣告，《民聲日報》，1960年11月18日，第4版。

<sup>114</sup> 藥酒屬於「再製酒類」，1949年臺灣省菸酒公賣局推出以五加皮、當歸、川芎等中藥材浸泡於高粱酒製成的「五加皮酒」，但此款藥酒在1971年停產，因為當時臺灣經濟逐漸起飛，公賣局欲引導國人消費高級酒類而停產價位較低的五加皮藥酒。臺灣省菸酒公賣局志編輯委員會，《臺灣省菸酒公賣局志》，頁152。

<sup>115</sup> 1953年公賣局推出的「當歸酒」在1960年代初期停產，因為中國當歸輸入困難。爾後公賣局雖採用臺灣產當歸做原料，但品質欠佳難以維持。臺

酒，分別為「虎骨酒」、「烏雞酒」和「參茸酒」。公賣局將虎骨與中藥材浸泡高粱酒內，製成酒精濃度 30 度的「虎骨酒」。有趣的是，由於虎骨真假難辨，公賣局要求廠商提供整隻老虎骨骸，並按虎隻原形以鐵絲串連，保留四隻帶毛的虎爪和尾巴以證明為真虎。另外，公賣局將烏骨雞與中藥材浸泡於高粱酒，在陰陽五行中，黑色食物屬陰、主水與補腎，製成以女性為銷售對象的「烏雞酒」。<sup>116</sup>「虎骨酒」和「烏雞酒」皆在 1980 年代初期停產，前者停產來自於保護野生動物的呼籲，後者停產乃因應當時坊間「參茸酒」的大量需求。<sup>117</sup>

1962 年公賣局由「嘉義酒廠」推出「參茸酒」，以進口鹿茸、黨蔘等中藥材浸泡高粱酒，酒精濃度 25 度。<sup>118</sup>最初十年「參茸酒」銷路一般，平均年銷 14,000 打，原因可能來自於坊間「鹿茸酒」的競爭。1973 年公賣局調整配方，將酒精濃度提高至 30%，銷售量突飛猛進，年銷量達 31,861 打。1981 年達 245,750 打，1986 年更達高峰，成為當時僅次於「紹興酒」的暢銷酒類。<sup>119</sup>當時報紙反映出「參茸酒」熱銷狀況，1987 年 10 月《中央日報》刊載「米酒」和「參茸酒」在冬季特別搶手，貨源若短缺易引發民怨。就此，公賣局特別說明該年「參茸酒」尚有庫存 65 萬打，足夠供應民眾三個月消費量，貨源充足。<sup>120</sup>「參

臺灣省菸酒公賣局志編輯委員會，《臺灣省菸酒公賣局局志》，頁 155-156。

<sup>116</sup> 1962 年推出 0.3 公升瓶裝的「虎骨酒」上市，因受到民間藥酒競銷影響，公賣局的「虎骨酒」銷售量不佳，年銷量約 2,611 打。1973 年以後公賣局提高用料品質，銷售迅速增加。臺灣省菸酒公賣局志編輯委員會，《臺灣省菸酒公賣局局志》，頁 153-154。

<sup>117</sup> 臺灣省菸酒公賣局志編輯委員會，《臺灣省菸酒公賣局局志》，頁 153-154。

<sup>118</sup> 臺灣省菸酒公賣局志編輯委員會，《臺灣省菸酒公賣局局志》，頁 153。

<sup>119</sup> 臺灣省菸酒公賣局志編輯委員會，《臺灣省菸酒公賣局局志》，頁 153。

<sup>120</sup> 本報訊，〈米酒及蔘茸酒 今冬不會缺貨〉，《中央日報》，1987 年 10 月 13 日，第 3 版。

茸酒」不僅在國內熱銷且揚名海外，1988 年獲得第 27 屆國際商品評選會大會「金牌獎」，<sup>121</sup>1989 年更創下 5,533,250 打輝煌紀錄。然而，1990 年代以後，因公賣局自產高粱酒不足，遂摻用泰國與新加坡生產之高梁酒，味道改變使消費者卻步，再加上民間藥廠推出的「參茸酒」強攻市場，導致公賣局「參茸酒」銷量不若昔日。<sup>122</sup>

1990 年代，在民間藥酒廠商與政府相關單位協調之下，民間藥酒廠可依照衛生署核准的八類「藥酒基準方」製造與販售藥酒。<sup>123</sup>民間藥廠推出許多含有鹿茸成分的藥酒，多在「周公百歲藥酒加味」基準方下調製而成，品牌包括百仙製藥公司的「百仙參茸藥酒」、<sup>124</sup>國本製藥公司的「木村參茸藥酒」與「木村鹿茸藥酒」、<sup>125</sup>東發製藥公司的「尚補蔘茸藥酒」、<sup>126</sup>澤豐製藥公司的「黃澤豐蔘茸藥酒」、依必

121 大會於比利時布魯賽爾舉行，公賣局的產品表現亮眼，除了「參茸酒」之外，其他商品諸如「雙鹿五加皮酒」、「臺灣啤酒」、「陳年紹興酒」、「米酒頭」等皆獲得金牌獎。臺灣省菸酒公賣局志編輯委員會，《臺灣省菸酒公賣局志》，頁 229。

122 臺灣省菸酒公賣局志編輯委員會，《臺灣省菸酒公賣局志》，頁 153。

123 此八種藥酒基準方為：十全大補藥酒、周公百歲藥酒、周公百歲藥酒加味、五加皮藥酒、史國公藥酒(去虎脛骨)、虎骨木瓜藥酒(去虎骨)、龜鹿二仙藥酒與其他類藥酒。溫國慶等著，〈市售中藥藥酒品質調查〉，頁 34-43；檢驗委員會，〈藥酒的甲醇與重金屬測試〉，頁 31。

124 百仙製藥公司由臺南新化人李百山成立，1989 年推出「百仙蔘茸藥酒」之後成為業界傳奇，2003 年又推出「百仙參鹿藥酒」(以鹿角、龜板為原料)。不著撰人，〈臺灣活力百仙參鹿藥酒〉，頁 17。

125 國本製酒公司創立於 1973 年，成立之初以西藥為主。1995 年臺灣實施全民健保之後，因藥品業競爭激烈，加上國人經濟力提升，飲酒風氣日盛，國本因而轉型為中藥酒廠，專門製造鹿茸酒、參茸酒等產品。2002 年臺灣加入 WTO，廢除菸酒專賣制度，開放民間設立酒廠，國本獲得財政部認可的民間製酒許可證，成為全國第一家民營酒廠。郭詩韻，〈人物專訪 國本升技製酒股份有限公司——林金順〉，頁 134-136。

126 東發製藥公司創立於 1962 年，1988 年推出中藥噴劑「肌樂」，1993 年推

朗化學製藥公司的「天島鹿茸藥酒」、仙雞堂藥廠的「茗紹鹿茸藥酒」、日大製藥工業的「飛龍鹿茸藥酒」、漁人製藥公司的「鹿茸藥酒」與「漁人蔘茸藥酒」、仁生製藥場的「仁生鹿茸藥酒」、吉立製藥公司的「金紅鹿茸藥酒」與「金紅蔘茸藥酒」以及正長生化學製藥的「蔘茸藥酒」等十幾家。<sup>127</sup>

值得注意的是，不論是公賣局生產的「蔘茸酒」，或是上述民間藥酒廠推出的「鹿茸酒」，其原料皆來自國外進口乾茸，而非臺灣養鹿人家生產的新鮮鹿茸，亦即生茸。長期以來臺灣鹿農皆採自產自銷方式販售「生茸酒」，產銷管道較不穩定，鹿農對於公賣局偏好洋茸捨棄本土生茸的採購政策早有不滿。1987年「鹿結核病事件」嚴重打擊養鹿事業，鹿農生計陷入困難，要求公賣局採購本土生茸之聲浪四起，爾後公賣局亦呼應鹿農請求，推出使用本土生茸製作的「鹿茸酒」，詳細情況於下節討論。

## (二)「生茸酒」與養鹿人家

戰後臺灣鹿茸消費市場中，進口鹿茸一直佔有相當比例，中藥房販賣的鹿茸片和鹿茸丸、公賣局的「蔘茸酒」以及民間製藥廠的鹿茸藥酒大多使用國外乾茸作為原料。相對於此，臺灣養鹿人家販售的是以新鮮鹿茸浸泡而成的「生茸酒」。生茸取得不易，需歷經養鹿過程，耗費人力與時間並承擔鹿患病和死亡風險，因此，「生茸酒」在所有

---

出中藥酒劑大鵬系列，成為臺灣人熟悉的廠牌。資料來源：東發大紀事，<http://www.zeropain.com.tw/?p=ar011096-ct1379>，擷取日期：2017年7月12日。

<sup>127</sup> 溫國慶等著，〈市售中藥藥酒品質調查〉，頁34-43；檢驗委員會，〈藥酒的甲醇與重金屬測試〉，頁30-39。

鹿茸產品中價格最高。

「生茸酒」的貴重價值在於現採鹿茸「新鮮」，養鹿業者與生茸愛好者多認為現採鹿茸有「氣」，療效最佳。<sup>128</sup>此說法與明代《本草綱目》在「發明」範疇下之記載不謀而合，李時珍引東晉《抱朴子》曰：「獵人得之，以索繫住取茸，然後斃鹿，鹿之血未散也。」<sup>129</sup>就常理而言，先斃鹿再取茸相對容易，然而上文強調先取茸再斃鹿，顯示從活鹿身上取得的鮮茸「氣血未散」較佳。臺灣鹿茸取自活鹿，異於美加紐澳等國先斃鹿再取茸。美加等地無鹿茸食補習慣，鹿肉是消費主力，鹿茸則銷往臺灣、韓國、中國、香港等地區。臺灣鹿業屬家庭式小規模圈飼，飼養成本比紐澳等國高出許多，其成本亦反映在生茸價格上。然而，即便國產鹿茸價格較貴，仍吸引眾多愛好者採購，他們認為現採生茸「眼見為憑」，可親眼見到採茸之鹿並充分掌握採茸時機，再加上進口鹿茸「氣血」不如生茸活絡，且冷凍空運與烘乾過程易使鹿茸精成分流失。<sup>130</sup>

養鹿人家多遵循古法製作「生茸酒」，《本草綱目》記載：「用

<sup>128</sup> 曾齡儀訪談高雄、南投、苗栗與基隆等養鹿人家，業者均持此看法。曾齡儀，〈楊義一訪問紀錄〉，訪談時間：2017年4月1日，於高雄縣田寮鄉鹿家莊鹿場；曾齡儀，〈盧明賢、盧明毅訪問紀錄〉，訪談時間：2017年4月2日，於南投縣國姓鄉盧明毅養鹿園；曾齡儀，〈林燦陽訪問紀錄〉，訪談時間：2017年4月5日，於苗栗縣造橋鄉苗鹿園畜牧場；曾齡儀，〈林成璋訪問紀錄〉，訪談時間：2017年5月5日，於南投縣國姓鄉長隆畜牧場；曾齡儀，〈張清波訪問紀錄〉，訪談時間：2017年4月8日，於基隆市七堵區金明昌養鹿養蜂場。

<sup>129</sup> 李時珍，《本草綱目》，頁1558。

<sup>130</sup> 本報訊，〈鹿茸開始採割 每臺兩零售 曰九百至千二百元 現割現售者價格較高〉，《經濟日報》，1978年5月2日，第7版；曾齡儀，〈盧明賢、盧明毅訪問紀錄〉，訪談時間：2017年4月2日，於南投縣國姓鄉盧明毅養鹿園。

嫩鹿茸一兩，去毛切片，山藥末一兩，絹袋裏置酒壇中，七日開瓶，日飲三盞。」<sup>131</sup>鹿農去除新鮮鹿茸絨毛(以火微烤，使絨毛萎縮之後再以湯匙刮除)，後將鹿茸切片泡酒(多使用公賣局米酒)，再依照客人喜好，添加山藥、枸杞等中藥配方，靜置於酒罈。值得注意的是，烈酒不適合浸泡生茸，當酒精濃度過高時，鹿茸易萎縮導致「鹿茸精」無法釋出，療效較差。<sup>132</sup>「生茸酒」價格取決於鹿種與鹿茸部位，就鹿種來說，水鹿茸價格較花鹿茸高。<sup>133</sup>就鹿茸部位而言，由上而下分成四級，上品為鹿茸頂端四分之一處，稱為「柿茸」或「蠟片」，堪稱「陽中之陽」；其次為鹿茸中上段，稱為「粉茸」或「粉片」；第三級位於「粉茸」之下，稱為「血茸」或「血片」，屬中等價位；較差等級是「粗茸」，最接近鹿茸底端，鈣化程度高。<sup>134</sup>

鹿農多採自產自銷模式，透過口耳相傳與採茸前登報廣告推銷產品，例如 1977 年 5 月，臺北外雙溪「狗標鹿谷牧場」刊登採茸廣告，歡迎各界選購。<sup>135</sup>又，鄰里街坊於採茸季節相邀，承包遊覽車至鹿園參觀選購也頗為流行，1980 年 4 月《中央日報》報導：「四月三日是南港村林、盧兩家鋸鹿茸的主要時節，一大早，兩部來自宜蘭縣的遊覽車，滿載著買鹿茸的客人，前往南港村。來自全省其

<sup>131</sup> 李時珍，《本草綱目》，頁 1559。

<sup>132</sup> 曾齡儀，〈楊王美麗訪談紀錄〉，訪談時間：2017 年 4 月 1 日，於高雄市田寮區鹿家莊鹿場；曾齡儀，〈盧明賢、明毅訪問紀錄〉，訪談時間：2017 年 4 月 2 日，於南投縣國姓鄉盧明毅養鹿園。

<sup>133</sup> 李登元，〈水鹿價值高〉，《豐年》，21 卷 22 期，1971 年 11 月 16 日，頁 55。本報訊，〈鹿茸開始採割 每臺兩零售約九百至千二百元 現割現售者價格較高〉，《經濟日報》，1978 年 5 月 2 日，第 7 版。

<sup>134</sup> 陳祖熹，〈採購要訣 鹿茸品質由上而下各有不同 價格亦因切割部位而定高低〉，《經濟日報》，1979 年 6 月 12 日，第 10 版。

<sup>135</sup> 本報訊，〈狗標鹿谷牧場 採收首批鹿茸〉，《經濟日報》，1977 年 5 月 4 日，第 9 版。

餘縣市的藥商及愛茸者，亦於二日晚間住進南港村。」<sup>136</sup>相對於公賣局的「參茸酒」，強調「親自挑選，現場採割」的「生茸酒」獲得不少注重養生者青睞。<sup>137</sup>

戰後臺灣鹿農自產自銷模式使其商品銷路有限，多年來與公賣局協商未果。1987年，因鹿結核病的爆發，代表鹿農權益的「臺灣省鹿產銷合作社」與公賣局協商，<sup>138</sup>希望比照「葡萄契作」方式與鹿農訂立收購契約。<sup>139</sup>當時輿論也認為公賣局應協助鹿農，例如《中央日報》提到「公賣局每年却花二千八百萬自澳洲進口乾鹿茸，實在是捨近求遠。」<sup>140</sup>《經濟日報》曰：「鹿茸豈真國外好？養鹿人家委屈多！盼

136 〈養鹿成熟時節 養鹿人家歡欣 南投縣國姓鄉南港村民 昨日鋸茸度過忙碌一天〉，《中央日報》，1980年4月4日，6版。

137 本報訊，〈南港鎮鹿園 現場採鹿茸〉，《經濟日報》，1983年7月24日，第9版。

138 「臺灣省養鹿協會」成立於1981年，是臺灣第一個全國性的鹿業團體，接受全臺養鹿戶以「個人」名義加入會員，由臺南鹿農施啟賢擔任第一、兩屆理事長，此後臺灣各地陸續成立地區性的鹿業組織。為了促進本土鹿茸之銷售，「臺灣省養鹿協會」於1986年成立「臺灣省鹿產品運銷合作社」，提供產銷的平臺。合作社成立初期採取「以茸入股」的方式，鹿農將自家生產的鹿茸當作股金，交由合作社進行販賣。後期入會方式採取「每股百元」，入會者至少需持有一百股（即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中華民國鹿產品運銷合作社官方網站：<http://www.deer.org.tw/b5/>，擷取日期：2017年5月10日；曾齡儀，〈梁素金訪問記錄〉，訪談時間：2017年5月11日，於屏東縣內埔鄉高雄種畜繁殖場。

139 臺灣釀酒葡萄之推廣栽培始於1953年，由於臺灣菸酒屬於專賣事業，釀酒葡萄由公賣局獨買。1974年起公賣局辦理契作保價收購，按照稻穀保證價格訂定葡萄收購價格，產品經由農會共同運銷繳交公賣局，收購品質依葡萄含糖度大小進行等級區分，按等級給價。林月金等撰，〈臺灣釀酒葡萄之產銷結構規劃〉，頁19-52。

140 本報訊，〈調酒鹿茸 自澳進口 養鹿人家盼用國貨 公賣局願考慮今年內改用〉，《中央日報》，1987年7月28日，第8版。

公賣局採購勿太崇洋。」<sup>141</sup>《聯合晚報》也說公賣局「堵死國產品的銷路」。<sup>142</sup>對此，公賣局表示，國產鮮茸昂貴且保存不易，若鹿農能提升保存技術並降低價錢，公賣局將考慮採購。<sup>143</sup>在鹿業團體積極遊說下，雙方終於達成共識。1988年10月公賣局採購國產生茸製酒試賣，市場反應極佳。1992年2月10日「隆田酒廠」以國產「米酒頭」為原料酒再加上「國產生茸」製成「鹿茸酒」，<sup>144</sup>兩萬三千餘打銷售一空，大獲好評。<sup>145</sup>此後公賣局與鹿農持續合作，提供鹿農一個穩定的銷售管道，對日後鹿業發展助益甚多。<sup>146</sup>

<sup>141</sup> 特稿，〈鹿茸豈真國外好？養鹿人家委屈多！盼公賣局採購勿太崇洋〉，《經濟日報》，1988年3月7日，第16版。

<sup>142</sup> 蔡振源，〈鹿茸跌價 公賣局請多「關照」進口貨打殺 鹿農要求「優」先採購〉，《聯合晚報》，1989年7月23日，8版。

<sup>143</sup> 本報訊，〈調酒鹿茸自澳進口 養鹿人家盼用國貨 公賣局願考慮今年內改用〉，《中央日報》，1987年7月28日，第8版。

<sup>144</sup> 隆田酒廠位於臺南縣官田鄉隆田，前身是日治時期專門製造飛機燃料的「番子田工廠」，二次大戰期間付之一炬。1953年臺灣省菸酒公賣局將廠地交由第十(臺南)酒場代管，設置製麴工廠製造高粱麴，供臺南酒場與嘉義酒廠製作高粱酒之用。1975年改名「隆田酒精精製工廠」，1982年又改名「隆田酒廠」，生產高粱酒。1980年代中期開始陸續承辦生產「參茸酒」、「龍鳳酒」、「鹿茸酒」等藥酒業務。臺灣省菸酒公賣局志編輯委員會，《臺灣省菸酒公賣局局志》，頁101。隆田酒廠官方網站：<http://event.ttl-eshop.com.tw/lt/>，擷取日期：2017年9月1日。

<sup>145</sup> 臺灣省菸酒公賣局志編輯委員會，《臺灣省菸酒公賣局局志》，頁157；臺北訊，〈「鹿茸酒」十日上市 風味甘醇含天然香味〉，《中央日報》，1992年2月1日，第9版；劉福融，〈省產鹿茸推出「鹿茸酒」〉，頁62。

<sup>146</sup> 曾齡儀，〈梁素金訪問記錄〉，訪談時間：2017年5月11日，於屏東縣內埔鄉高雄種畜繁殖場。

### (三)鹿茸商品廣告

1960 年代鹿茸產品多透過報紙宣傳，以《正氣中華日報》為例，<sup>147</sup>1961 年刊載曾任中醫藥學會理事長賴少魂推出的「參桂鹿茸丸」廣告，強調「補腎、補氣、添精、益髓」，結合人蔘、鹿茸與肉桂等藥材，採漢藥「君臣佐使」的傳統配製，適合不同年齡消費階層，從青年到老年、從虛弱男性到更年婦女皆可服用。<sup>148</sup>1962 年同報刊載老字號「慶餘堂蔘藥行」生產的「參桂鹿茸丸」廣告，<sup>149</sup>宣稱可治療「腎虧而引起之一切病症」，為「男性滋補強壯劑」，主治「腎脾虧虛、腰痠背痛、操勞過度、精神疲倦、性慾減退、遺精滑精、陽痿早泄、未老先衰」。<sup>150</sup>上述兩則廣告皆出現在以軍人為讀者的報紙，當時政治氣氛嚴肅、軍隊操演嚴厲，軍人可能服用鹿茸丸解決「操勞過度、精神疲倦」的問題。另一方面，軍中以青壯年男子為主體，「性需求」普遍存在，鹿茸丸強調「補腎助陽」甚受軍中弟兄歡迎。除了以軍人為銷售對象外，一般報紙例如《民聲日報》也刊載多則鹿茸商品廣告。除了「賴氏」與「慶餘堂」的「參桂鹿茸丸」，來自屏東的

<sup>147</sup>《正氣中華日報》由胡璉等人於 1949 年 5 月創立於江西南昌，主要是激勵國民黨軍人的剿共士氣，供教育訓練文宣之用。隨著國民黨軍隊敗退，該報遷至廣東潮汕後，1949 年 11 月在金門復刊，1951 年納入金門防衛司令部編制。資料來源：<http://www.kmdn.gov.tw/1117/1271/1274/259884>，擷取日期：2017 年 9 月 9 日。

<sup>148</sup>廣告，《正氣中華日報》，1961 年 9 月 8 日，第 3 版。

<sup>149</sup>慶餘堂於 1913 年由郭家在上海創立，後來轉至杭州設廠，1949 年郭家搬遷來臺，在中正紀念堂附近經營慶餘堂蔘藥號，調製的枇杷膏十分出名。張宏業，〈名人愛用 慶餘堂枇杷膏又吃官司〉，《聯合報》，2016 年 11 月 22 日，A16 版。

<sup>150</sup>廣告，《正氣中華日報》，1962 年 8 月 13 日，第 3 版。

「黃萬壽製藥廠」也在《民聲日報》刊登「人蔘鹿茸丸」廣告，號稱「清宮秘方最新配製，最佳補品大王之王！」，是男女老幼咸宜的「強精補腦強腎補血劑」。<sup>151</sup>

1960年代坊間也出現含有鹿茸成分的綜合性補丸，例如《民聲日報》刊登臺北「吳海峯中醫診所」的「維雄百補丸」，強調根治早洩，為「男性專用固精強壯劑，及時進補最佳良藥」，其成分包含鹿茸、海狗腎、熟地、黃耆、紫河車、肉蓯蓉、枸杞和白朮等。為增加商品說服力，吳海峯宣稱匯集古方「斑龍丸」、「鹿茸散」與「海狗丹」等精髓，強調鹿茸「補精髓、堅陽道、止漏精、益虛損」。同時，廣告訴諸中藥材的營養成分，稱鹿茸含有「炭酸銨、膠質、軟骨質、蛋白質及鹿茸精多種荷爾蒙，為性腺強壯劑。」<sup>152</sup>這是當時較早出現以現代營養學分析鹿茸成分的廣告手法。此外，1965年《聯合報》刊載「妙安堂」中藥行推出的「救腎」藥丸，藥材包括：鹿茸、海狗腎、人參和龍骨等，較特殊的是提及海狗「性淫，一牡常交數牝」，因此「海狗腎」有助性能力。<sup>153</sup>上述說法與李時珍強調「鹿性淫」、「一牡常交數牝」有異曲同工之妙。報導亦說明鹿茸乃「雄鹿之初生嫩角，內含血液而柔軟，未成骨時名鹿茸(血茸)，分岐如鞍，紅如瑪瑙，破之如朽木者，含多量骨髓成份，為精力劑之上品。」<sup>154</sup>

不過，上述廣告似有浮誇之嫌，療效虛實難測，甚有販售偽藥案例。臺北涂全福中醫師長期在《民聲日報》和《中央日報》刊登「參

<sup>151</sup> 廣告，《民聲日報》，1961年4月8日，第1版。

<sup>152</sup> 廣告，《民聲日報》，1962年1月27日，第1版。

<sup>153</sup> 本報訊，〈性機能之療治 妙安堂集歷代驗方「救腎」乃靈藥精華〉，《聯合報》，1965年9月11日，9版。

<sup>154</sup> 本報訊，〈性機能之療治 妙安堂集歷代驗方「救腎」乃靈藥精華〉，《聯合報》，1965年9月11日，9版。

茸補腎丸」與「參茸補腎酒」等藥品廣告，遭人檢舉。<sup>155</sup>坊間亦不乏假鹿茸詐騙案，<sup>156</sup>亦有不肖人士雇用原住民在嘉義鬧區販賣鹿陽莖與鹿茸製成的補腎丸欺騙民眾。<sup>157</sup>尤有甚者，1982年《聯合報》報導：偽藥中最常出現的就是摻有人參與鹿茸成分的補丸，背後反映了消費市場對人參與鹿茸的大量需求。<sup>158</sup>

1990年代鹿茸藥酒在市場競爭上群雄並起，其廣告行銷多透過電視媒體，除了繼續強調「補腎、固精」功效，消費對象亦從早期「男女皆可、老少咸宜」轉變為以「男性」為主要客群，且勞工階級佔有一定比率，廣告多採「性隱喻」方式，暗示服用商品後大增男性雄風，婚姻幸福美滿。鹿茸商品的消費對象從早期的「男女老少」，轉變為後期的「男性」為主，主要原因可能源於「劑型」的變化。早期鹿茸商品多為「丸劑」，1990年代以後鹿茸商品主力變成「鹿茸酒」，婦幼不適合飲酒，廣告訴求與銷售對象因之出現變化。

---

<sup>155</sup> 廣告，《中央日報》，1956年7月31日，第4版；廣告，《民聲日報》1957年5月15日，第4版；《民聲日報》，1966年1月15日，第4版。本報訊，〈本市中醫師涂全福濫登廣告跡似招搖〉，《中央日報》，1960年9月25日，第4版。

<sup>156</sup> 1952年臺中縣大甲鎮民劉夏茂以偽鹿角和鹿茸向澎湖鎮鎮長詐財，遭移送法辦。本報訊，〈售賣假貨騙取鉅款劉夏茂起訴〉，《民聲日報》，1952年2月12日，第4版。

<sup>157</sup> 1961年《民聲日報》報導不肖人士雇用原住民在嘉義鬧區販賣「鹿陽莖」、「鹿茸鹿膠」等名貴補腎丸，以「一服見效」等口號欺騙民眾。嘉義訊，〈掛羊頭賣狗肉買補品者可要小心〉，《民聲日報》，1961年2月25日，第4版。

<sup>158</sup> 曾增，〈小市民的心聲 免費奉送大補藥〉，《聯合報》，1982年2月25日，第12版。

## 五、結語

臺灣原本多鹿，荷蘭時代以取鹿皮為主。然而，鹿茸「壯陽補氣」的藥補觀念，使「鹿茸」的取得與販售成為養鹿的主要動機。為了取得鹿茸，清晚期至日治時期火燒嶼和琉球嶼開始飼養梅花鹿，將鹿隻產品，包括：鹿茸、鹿鞭、鹿脯銷往中國與臺灣島內。另一方面，臺灣中部也開始養殖水鹿。從當時資料顯示，日治時期民間已有鹿茸消費。

戰後鹿茸藥補文化依然，養鹿出售鹿茸成為農家副業之一。早期臺灣土地取得相對容易，鹿農多在環境清幽處養殖鹿隻，鹿舍零星存在各地。1970年代臺籍政治菁英提倡鄉村養鹿，此時養殖技術成熟，飼鹿數量成長，至1980年代達到高峰。1987年爆發鹿結核病是臺灣鹿業發展的分水嶺，官方與鹿農藉此重新調整腳步。官方改變畜產政策，將鹿隻地位從「野生動物」轉變成「家畜」，納入家畜疾病防治範疇，有助於人畜公共衛生的改善。民間養鹿業也出現兩項重要變化：第一，考量水鹿產茸量與售價優於梅花鹿，水鹿成為臺灣飼鹿主流。第二，經過鹿農與公賣局協商，公賣局同意採購臺灣生茸製成「鹿茸酒」，有助於國產生茸產銷管道流暢與穩定。

總結來說，臺灣歷史上的鹿茸消費顯示「國家力」對於商品的經濟屬性有相當程度的影響。日治時期鹿茸價格昂貴，屬於富貴人家才消費得起的高級補品，日本雖然也有漢藥傳統，但是殖民政府並未積極介入臺灣的養鹿事業與鹿茸消費。戰後1960年代，臺灣省政府以國家力量介入鹿茸商品的製造與消費，菸酒公賣局以壟斷方式進口外國鹿茸，大量生產價格較低廉的「鹿茸酒」，過去無力消費鹿茸的民眾也能購買，鹿茸消費較日治時期普及許多。此外，戰後初期鹿茸商品多以「丸劑」形式出現，商品訴求的對象除了男性以外，也包含產

婦補血、青壯年補精與老人補氣，皆符合傳統文獻中的鹿茸療效。然而，1990年代隨著對於民間藥酒廠的逐漸鬆綁，各式「鹿茸酒」大量出現，以「酒劑」為主的商品形式影響廣告策略與銷售對象，廣告多強調商品的「陽剛特質」(masculinity)，並以「男性」與「勞工階層」為訴求對象。換言之，臺灣歷史上的鹿茸消費反映了「國家」的介入改變了鹿茸商品的經濟屬性。

(本文於 2017 年 11 月 6 日收稿，2018 年 5 月 30 日通過刊登。

本期原訂 2018 年 3 月出刊，因故延至 2018 年 7 月出刊。)

\*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細心閱讀本文並給與寶貴建議。又，本文的完成承蒙許多人幫助，在此致謝。中華民國養鹿協會梁素金秘書長、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牧處王忠恕副處長、陳培梅技士、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文書科李珮淳小姐、高雄種畜繁殖場畜產經營系康獻仁主任、中國醫藥大學張賢哲榮譽教授、中華民國養鹿協會前理事長楊義一先生、鹿家莊鹿場楊王美麗女士、苗鹿園畜牧場林燦陽先生、長隆畜牧場林成璋先生、盧明毅養鹿園盧明賢、盧明毅先生、金明昌養鹿養蜂場張清波先生、南投縣國姓鄉公所郭俊龍農經課長、南投縣國姓鄉公所圖書館陳慧苓館長、中央畜產會王淑瑛專員、陳柏勳中醫師、恆昌中藥行李資燦先生、泰順中藥行郭益良先生、杏春藥行洪再興、洪金龍先生等人皆提供寶貴建議，特此感謝。

## 徵引書目

### 一、傳統文獻

#### (一)檔案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臺灣省級機關檔案》，典藏號 0040768122255001。  
館藏機構，《外務省檔案》，檔號 E-4-3-2-8-003。

#### (二)報紙

《中國時報》(臺北)  
《正氣中華日報》(金門)  
《民聲日報》(臺中)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公報》(臺北)  
《經濟日報》(臺北)  
《經濟部公報》(臺北)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臺北)  
《臺灣日日新報》(臺北)  
《臺灣皇漢醫報》(臺北)  
《總統府公報》(臺北)  
《聯合晚報》(臺北)  
《聯合報》(臺北)

#### (三)書籍

丹岳野必大千里，《本朝食鑑》，平野氏傳左衛門、平野屋勝左衛門，1697。  
丹波康賴著，趙明山等注，《醫心方》，瀋陽：遼寧科學技術出版社，1996。  
方玉潤著，李先耕點校，《詩經原始》，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

- 王必昌，《重修臺灣縣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據省立臺北圖書館藏乾隆十七年(1742)版本排印。
- 王先謙補注，《漢書補注》，上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5，據上海辭書出版社圖書館藏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王氏虛受堂刻本影印。
- 王冰注，《黃帝內經素問》，上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31。
- 王瑛曾，《重修鳳山縣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
- 李時珍，《本草綱目》，臺北：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1976。
- 沈約，《宋書》，上海：中華書局，1974。
- 忽思慧，《飲膳正要》，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35。
- 洪棄生，《瀛海偕亡記》，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
- 唐慎微，《證類本草——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北京：華夏出版社，1993。
- 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55，據江戶醫學影北宋本。
- 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編，《馬王堆帛書·五十二病方》，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
- 陳元龍，《格致鏡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 陳文達，《臺灣縣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據美國國會圖書館藏康熙五十九年(1720)刊本攝影照片排印。
- 陳文緯主修，屠繼善纂修，林熊祥、廖漢臣標點校對，《恆春縣志》，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51，據中研院史語所館藏晒印修史廬抄本標點。
- 陳淑均，《噶瑪蘭廳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
- 陶弘景集，尚志鈞輯校，《名醫別錄(輯校本)》，收於《中醫古籍整理叢書》，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6。
- 黃叔璥，《臺海使槎錄》，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據臺灣銀行臺灣文獻叢刊重新刊印，1996。
- 新高新報社編，《臺灣紳士名鑑》，臺北：新高新報社，1937。
- 謝金鑾，《續修臺灣縣志》，上冊，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據民國 51(1962)年臺灣銀行臺灣文獻叢刊重新勘印。
- 臺灣省政府主計處，《臺灣省統計年報》，第 47 期，臺北：臺灣省政府主計處編印，1988。
- 臺灣省政府農林廳農業經濟科，《臺灣農業年報(八十八年版)》，臺中：臺灣省政府印刷廠，1989。
- 臺灣省菸酒公賣局志編輯委員會，《臺灣省菸酒公賣局局志》，臺北：臺灣省菸酒公賣局，1997。

丁紹儀，《東瀛識略》，臺北：成文出版社，1984。

臺南市永康區公所，《永康市志》，上卷，臺南：永康市公所，2010。

#### (四)報刊文章

不著撰人，〈六龜鄉養鹿〉，《豐年》，22：24(臺北，1972)，頁 50。

不著撰人，〈火燒島產花鹿的支那輸出〉，《臺灣之畜產》，3：9(臺北，1935)，頁 30。

不著撰人，〈臺灣の畜産統計-表——VI 鹿〉，《臺灣之畜産》，5：12(臺北，1937)，頁 12-13。

不著撰人，〈臺灣へ活力 百仙參鹿藥酒〉，《酒客雜誌》，132(臺北，2003)，頁 17。

不著撰人，〈養鹿好處多多！〉，《豐年》，38：21(臺北，1986)，頁 30。

不著撰人〈推廣活動 綠島鄉養鹿 吸引觀光客〉，《豐年》23：19(臺北，1973)，頁 29。

李永基，〈水鹿〉，《豐年》，18：12(臺北：1968)，頁 23。

李永基，〈母鹿不育〉，《豐年》，26：21(臺北，1976)，頁 58。

李永基，〈鹿的交配〉，《豐年》，32：5(臺北，1982)，頁 67。

李永基，〈鹿胃病〉，《豐年》，33：4(臺北，1983)，頁 60。

李永基，〈鹿胃病治療〉，《豐年》，31：21(臺北，1981)，頁 60。

李登元，〈水鹿價值高〉，《豐年》，21：22(臺北：1971)，頁 55。

林清財，〈養鹿有前途！〉，《豐年》，26：34(臺北：1976)，頁 36。

阿郎，〈養鹿前途看好！〉，《豐年》，28：18(臺北，1978)，頁 22-23。

青玉，〈養鹿事業利益優厚 合作發展多目標牧場〉，《豐年》，25：20(臺北，1975)，頁 15-16。

姚守成，〈外國鹿的品種〉，《豐年》，31：23(臺北，1981)，頁 22-23。

姚守城，〈美國梅花鹿飼養法〉，《豐年》，32：4(臺北，1982)，頁 20。

施啟賢、趙世傑，〈發展「買鹿茸到台灣」的產業！〉，《豐年》，44：8(臺北，1994)，頁 62-63。

堀川安市，〈臺灣の山の獸〉，《臺灣山岳》，7(臺北，1933)，頁 24-34。

陳秋麟，〈飼鹿就要飼養健康的鹿〉，《豐年》38：14(臺北，1988)，頁 24-26。

陳清春，〈養鹿的經濟分析〉，《豐年》24：2(臺北，1974)，頁 40-41。

黃德泰，〈如何投資紅鹿的飼養〉，《豐年》，35：1(臺北，1985)，頁 53-55。

楊木林，〈養鹿問答 你想養鹿嗎？〉，《豐年》，24：5(臺北，1974)，頁 38。

廖欽淮、廖貴燈，〈新興有利副業——農家養鹿〉，《豐年》，24：4(臺北：1974)，頁 22-23。

廖貴燈，〈水鹿價格高〉，《豐年》，23：3(臺北：1973)，頁 59。

廖貴燈，〈鹿的飼養管理(續上期)〉，《豐年》，25：21(臺中，1975)，頁 32。

廖貴燈，〈鹿的飼養管理〉，《豐年》，25：20(臺北，1975)，頁 38-39。

廖貴燈，〈鹿的鎮靜劑〉，《豐年》，27：11(臺北，1977)，頁 62。

廖貴燈，〈鹿茸：漢藥中的聖品〉，《豐年》，25：20(臺北，1975)，頁 16-17。

廖貴燈，〈鋸鹿茸的技術〉，《豐年》，25：14(臺北：1975)，頁 55。

劉福融，〈省產鹿茸推出「鹿茸酒」〉，《豐年》，42：10(臺北，1992)，頁 62。

## 二、訪談紀錄(未刊稿)

曾齡儀，〈王忠恕訪問紀錄〉，2018年3月23日，於臺北市南海路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曾齡儀，〈李資燦訪問紀錄〉，2017年8月22日，於高雄市新興區恆昌中藥行。

曾齡儀，〈林成璋訪問紀錄〉，2017年5月5日，於南投縣國姓鄉長隆畜牧場。

曾齡儀，〈林燦陽訪問紀錄〉，2017年4月5日，於苗栗縣造橋鄉苗鹿園畜牧場。

曾齡儀，〈洪再興、洪金龍訪問紀錄〉，2017年8月23日，於高雄市新興區杏春藥行。

曾齡儀，〈康獻仁訪問紀錄〉，2017年5月11日，於屏東縣內埔鄉高雄種畜繁殖場。

曾齡儀，〈梁素金訪問紀錄〉，2017年5月11日，於屏東縣內埔鄉高雄種畜繁殖場。

曾齡儀，〈郭益良訪問紀錄〉，2017年8月24日，於臺南市民權路泰順中藥行。

曾齡儀，〈張清波訪問紀錄〉，2017年4月8日，於基隆市七堵區金明昌養鹿養蜂場。

曾齡儀，〈張賢哲訪問紀錄〉，2017年9月9日，於中國醫藥大學。

曾齡儀，〈陳培梅訪問紀錄〉，2018年3月23日，於臺北市南海路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曾齡儀，〈楊王美麗訪問紀錄〉，2017年4月1日，於高雄市田寮區鹿家莊鹿場。

曾齡儀，〈楊義一訪問紀錄〉，2017年4月1日，於高雄市田寮區鹿家莊鹿場。

曾齡儀，〈盧明賢、盧明毅訪問紀錄〉，2017年4月2日，於南投縣國姓鄉盧明毅養鹿園。

## 三、近人論著

《京都大學結核研究所年報》，第16號，(京都，1965)，頁2。

中村孝志，〈十七世紀臺灣鹿皮之出產及對日貿易〉，收入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

- 灣經濟史八集》，臺北：臺灣銀行，1959，頁 24-42。
- 王本祥主編，《鹿茸的研究》，長春：吉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4。
- 王秀姿，〈是藥還是酒？藥酒的療效與管理〉，《衛生報導》，113(臺北，2003)，頁 31-33。
- 白安頤(AniruddhD. Patel)、林曜松著，吳海因譯，《臺灣野生動物保育史》，臺北：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出版，1989。
- 吳雨新、林仁壽，〈鹿茸之藥理作用〉，《中華傳統獸醫學會會刊》，3：2(臺北，1999)，頁 32-45。
- 李春義、趙世臻、王文英編著，《鹿茸》，北京：中國農業科技出版社，1988。
- 京都大學結核研究所編，周鳴鴻，〈鹿在臺灣〉，《臺灣經濟史九集》，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頁 104-116。
- 林月金、李宗儒、林嘉興、高德錚、陳榮五，〈臺灣釀酒葡萄之產銷結構規劃〉，林月金、陳世芳、戴登燦主編，《農業經營管理專輯》，臺北，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出版，2005，頁 19-52。
- 胡正恆、陳佳容、王穎，〈臺灣梅花鹿的採食行為及其與季節之關係〉，《師大生物學報》，29：1(臺北，1994)，頁 21-26。
- 峯下鐵雄，〈漢藥鹿茸ノ研究〉，《日本藥物學雜誌》，23(京都，1937)，頁 221-232。
- 峯下鐵雄，《鹿茸之研究》，上海：上海中醫學出版社，1993。
- 耕耘臺灣農業大世紀編輯委員會策劃，《耕耘臺灣農業大世紀——農業紀實》，臺北：行政院農業委員會，2012。
- 馬春祥、楊錫坤編著，《養鹿學》，臺北：國立編譯館，1996。
- 國姓鄉志編纂委員會，《國姓鄉志》，南投：南投縣國姓鄉公所，2002。
- 康獻仁、梁筱梅，〈鹿產業科技發展〉，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產試驗所編，《百年畜牧風華》，下冊，臺南：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產試驗所，2011，頁 390-399。
- 張子文、郭啟傳、林偉洲，《臺灣歷史人物小傳——明清暨日據時期》，臺北：國家圖書館，2003。
- 張加昇、蘇奕彰，〈日治時期前臺灣醫療發展之探討〉，《中醫藥雜誌》，25：特刊 2(2014 年 12 月)，頁 309-320。
- 曹永和，《近世臺灣鹿皮貿易考——青年曹永和的學術啟航》，臺北：遠流出版社，2011。
- 梁素金，〈從南投林姓家族看臺灣養鹿產業〉，《畜產報導》，122(臺北，2010)，頁 24-25。
- 許喬木、那琦、游春淑，〈臺灣省鹿類藥材之藥用動物學調查研究(續)〉，《中國醫學研究叢刊》，10(臺北，1980)，頁 62-101。

- 許喬木、那琦、游春淑，〈臺灣省鹿類藥材之藥用動物學調查研究〉，《中國醫學研究叢刊》，9(臺北，1980)，頁 128-149。
- 陳志忠，〈清代臺灣中醫的發展〉，臺中：東海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1998。
- 陳盈豪、施宗雄，〈鹿與臺灣地名緣由之探討〉，《東海學報》，33(臺中，2010)，頁 1047-1056。
- 陳順其、王穎，〈墾丁國家公園臺灣梅花鹿磨樹及其對當地林木之影響〉，《師大生物學報》，34：2(臺北，1999)，頁 151-162。
- 斐家騏、梁又仁，〈臺灣梅花鹿的前世今生〉，《臺灣博物季刊》，34：1(臺北，2015)，頁 42-49。
- 曾華璧，〈1970 年代臺灣資源保育主義之發展——以政府角色為主之研究〉，《思與言》，36：3(臺北，1998)，頁 61-104。
- 曾應鐘，〈曾是「天下第一家」的林厝〉，《國姓報導》，71，2006 年 8 月 25 日，第四版。
- 程發和編著，《鹿與養鹿》，嘉義：國立嘉義農專農經科，1975 初版。
- 楊永智，〈臺灣傳統漢詩中有關「鹿」的意象析論〉，《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46(臺中，2005)，頁 121-152。
- 楊致遠，〈環境與歷史——清代臺灣野生鹿消失的原因分析〉，《高雄師大學報》，28(臺北，2010)，頁 79-92。
- 楊錫坤，〈鹿茸 極有價值的中藥材〉，《鄉間小路》，28：6(臺北，2002)，頁 44-48。
- 溫國慶、黃成禹、鄭淑晶、張麗雲，〈市售中藥藥酒品質調查〉，《衛生報導》，7：4(臺北，1997)，頁 34-43。
- 劉彥甫，〈廣告與國家——戰後臺海兩岸主要報紙醫藥廣告之研究，1949-1966〉，中壢：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
- 潘樵，《客家與水鹿》，南投：南投縣國姓鄉文史采風協會，2009。
- 檢驗委員會，〈藥酒的甲醇與重金屬測試〉，《消費者報導》，200(臺北，1997)，頁 30-39。
- 韓坤、梁鳳錫、王樹志編著，《中國養鹿學》，長春：吉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3。
- 顏士清、王穎、歐恒佑，〈太魯閣國家公園臺灣水鹿分布之預測〉，《生物學報》，44：2(臺北，2009)，頁 89-96。
- Long, Hoyt. "Grateful Animals or Spiritual Being? Buddhist Gratitude Tales and Changing Conceptions of Deer in Early Japan." In *JAPANimals: History and Culture in Japan's Animal Life*, edited by Gregory M. Pflugfelder, and Brett L. Walker, 21-60. Ann Arbor: Center for

Japanese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2005.

#### 四、網路資料

- 〈灌園先生日記〉，1932年4月7日，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日記知識庫，<http://taco.ith.sinica.edu.tw/tdk/灌園先生日記/1932-04-27>，擷取日期：2017年7月27日。
- 中華民國鹿產品運銷合作社，<http://www.deer.org.tw/b5/>，擷取日期：2017年5月10日。
- 內政部營建署國家公園管理處，臺灣國家公園，[http://np.cpami.gov.tw/youth/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Itemid=6](http://np.cpami.gov.tw/youth/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Itemid=6)，擷取日期：2018年1月3日。
- 日本國立博物館所藏國寶・重要文化財，e國寶，<http://www.emuseum.jp/detail/100173>，擷取日期：2017年11月9日。
- 行政院農委會動態網站查詢，<http://agrstat.coa.gov.tw/sdweb/public/inquiry/InquireAdvanced.aspx>，擷取日期：2018年1月23日。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新聞，〈飼養水鹿與野生水鹿有別 請消費者明辨並支持鹿農〉，2001年4月13日，[https://www.coa.gov.tw/theme\\_data.php?theme=news&sub\\_theme=agri&id=1451](https://www.coa.gov.tw/theme_data.php?theme=news&sub_theme=agri&id=1451)，擷取日期：2017年11月11日。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產試驗所高雄種畜繁殖場，<https://www.tlri.gov.tw/page.aspx?path=22>，擷取日期：2017年5月15日。
- 東發製藥股份有限公司大紀事，<http://www.zeropain.com.tw/?p=ar011096-ct1379>，擷取日期：2017年7月12日。
- 金保安貿易有限公司網站，<http://www.jinbaoan.com.tw/modules/tinyd0/>，擷取日期：2017年5月31日。
- 郭詩韻，〈人物專訪國本生技製酒股份有限公司——林金順〉，《經貿透視雙週刊》，335(臺北，2012)，<http://www.tradenews.org.tw/content02.asp?id=578460&type=27&url=%2Findex%2Easp%3Fno%3D27>，擷取日期：2017年7月10日。
- 隆田酒廠官方網站，<http://event.ttl-eshop.com.tw/lt/>，擷取日期：2017年9月1日。
-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https://www.cdc.gov.tw/rwd/professional>，擷取日期：2017年12月15日。
- 羅太名，〈飼料之王苜蓿〉，<http://www.angrin.tlri.gov.tw/goat/gfa31/gfa31p43-45.htm>，擷取日期：2017年5月25日。

## The Deer Industry and Velvet-Antler Consumption in Postwar Taiwan, 1950s-1990s

Lin-yi Tseng

Assistant Professor,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Taipei Medical University

This paper examines how velvet-antler production changed economic and consumption patterns in Taiwan. During the Dutch period, people in Taiwan extensively hunted deer to export the skins to Japan. In the Qing period, Chinese immigrants to Taiwan changed the island's approach to the deer trade. Islanders now shipped dried deer meat, velvet-antler, and deer penis to China, in line with the centuries-old Chinese concept that certain deer products were aphrodisiacs. In the late Qing period, both Green Island and Xiao Liuqiu Island domesticated Formosan Sika Deer and exported deer products to China. Regardless of whether Taiwan fell under Qing rule or Japanese rule, velvet-antler remained a form of conspicuous luxury consumption in Taiwan itself. The demand for velvet-antler continued in postwar Taiwan, where the main suppliers of velvet-antler products were deer farmers, the Taiwan Tobacco and Wine Monopoly Bureau, and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pharmacies. In terms of production, deer farmers crafted velvet-antler liquor in small, pricey, high-quality batches. By contrast, the Taiwan Tobacco and Wine Monopoly Bureau adopted the strategy of mass production: by importing cheap velvet-antlers from foreign countries, the Bureau produced "ginseng and velvet-antler liquor." The rare and expensive velvet-antler liquor of Taiwan's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ceded place to postwar Taiwan's mass consumption. Moreover, velvet-antler production changed its form of delivery, which influenced gender differences in consumption.

**Keywords:** velvet-antler, Chinese medicine, tonic, Formosan Sambar deer, deer industry